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八

策二十二

刑法下

恤刑二道

刑法得失一道

往伐為刑是非一道

肯災肆赦一道

止獄措刑一道

論刑法之弊一道

使人畏愛悅服一道

議肉刑一道

刑禮道一道

恤刑

問易稱議獄書載恤刑人命所懸於茲為重然姬旦制三
典之宜蕭何定九章之律漢文除肉刑之科孝景減笞箠
之令互相沿革雖復不同意在明威終資慎罰今既道符

太古德侔往初化越可封時當刑措專欲道德齊禮纔畫
衣冠反朴還淳肌膚不慘復恐隨時之義草艾不足懲其
慙揆事立方赭墨無以防其僞歷代輕重捨用之規幸為
陳之何者便俗

對

辛崇敏

對某聞天播四時資寒暑而成歲國持二柄慎賞罰而稱
權然逖聽上皇異冠鞞而知禁泊乎後葉迺黥刑以懲非
故議獄緩刑著乎易象欽哉惟恤勒在虞書姬旦佐周量
國政而為三典蕭何輔漢取秦法而定九章逮文景仁明
幾稱刑措減笞箠之令除肉刑之科隋及當塗至於典午
或近相輕重筆削異端雖變易隨時各殊塗而並駕禁邪
刑禮乃一揆而同歸我皇敷哲欽明丕承寶祚道高連陸
績邁羲軒玄德潛通神功侔於造化損已利物惠澤洽於
含靈馭俗調風布春官之大禮明威止殺削秋荼之繁刑
任臯陶以士師命定國為廷尉惟明克允人自不偷比屋
有可封之人道路無赭衣之伍納黎元於仁壽反眚俗於
淳和蕩蕩巍巍無德而稱矣五刑八議金科玉條沿革合
其規模損益得其輕重較如畫一法無二門用化洽於時
雍將行之而不犯循之為美改作非宜謹對

同前

劉藏器

對結繩以往闕文字而不傳觀跡以來煥圖書而可矚日
溫月冷旣暢之以陰陽左春右秋亦効之以生殺方之四

序取則二儀震雷霆以曜威象天討而明罰至如赭衣艾

筆荀子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供艾畢設之制用於唐虞

之朝剗刑宮割之刑施於夏殷之日既申之以三刺亦放

之以五流鄭產鑄書呂侯訓續秦吹鼎鑊漢調菹醢變三

章而制九章減五百而笞二百歷當塗而且用涉典午而

兼行今德冠往初功高遂古既反真淳之俗還歸仁義之

衢解網泣辜惟刑是恤斷而難續夙采緹紫之言議獄緩

刑久納溫舒之奏不輕不重非省非繁既合時宜無勞橫

議謹對

刑法得失

問象五星七宿法壅水勝金是何刑焉深惑其義賣爵繙

錢之令越官朝會之律見知腹誅之法直指夏蘭之使不

知誰制莫委所由因戲加杖其人絕命解閩觸刃從子殞

躬有若此流將欲何斷夫杖妻面致大辟之科婦搏姑耳

從滅死之論斯之所決於禮安乎鮑昱赦東海之殺人陳

忠縱潁川之請代如其得失亦可聞諸

對

對某聞弧矢以威用刑之迹遂兆雷電皆至拆獄之義仍

明乃有金朴異儔行乎舜日剗刑殊類施於姬年莫不疏

密隨時輕重沿事語其數各有像焉土壅水而不流宮條

斯準火勝金而逾墨黥法是依於疑作七宿異節之精實

惟贖罰則五星應改之變爰在剗科上郡罹旱孝景復循

漢食貨志作修

賣爵南畝不出武帝遂下緡錢越官起於

自張

湯朝會與於趙禹公孫生見知之漸顏異為腹誅之初直

指夏蘭之輩出於慘刻之日斯並虛生疑作所得一作佞

臣攸致至若因戲杖而絕命觸閫刃以亡身既有誤致之

由斷取罰金之議妻則為室夫亦稱人雖云杖面陷一作

容大辟良為情疑後主肆其不敬由斯之故方致極刑婦

之承姑嚴於子道豈此陵辱以從臧論然則鮑昱之科於

義失矣仲遠之駁與禮符焉赦子母之情非無高趣縱昆

季之代已在前議謹對

往代為刑是非

問乾靈著象聖人仰則左生右殺天之道也先寬後猛王

之度焉何則反魯刪詩下車而誅少正入關約法締構而

對雍齒為往迹之浮言為後塗之令則若云刑法不施於

淳朴殺戮必用於凋訛則感電前皇不應染刃望雲後帝

方示草纓沉吟久之未知孰是至於宜獄宜行五刑九刑

清室黃沙之聲基執秩僕區之創迹墨幪抵罪點服記刑

誤法理而揮刀謬刑名而伏劍咸悔胎祖側佇根由方聽

安干之言復近疑作温舒之奏景慕埋桐之術欣聞觀壁

之規欲揆何人得階斯理鍾繇王朗尚且相持叔向鄭僑

猶疑競爽度長挈大誰最指南勝躅高縱音何代為是

對

對天道未醜混彼我於非馬上德云失迫聚散於驅鷄所

朱印

以聖照幾先賢圖事始創禮崇敬攸開揖讓之端設法明
威用度姦邪之路然則昌戶受曆斬凶殘於鳳墟壽丘馭
圖剪姦回於鹿野將銜勒以控奔馬興隄防以給羣流既
繁事以慘舒亦隨時而賞戮遂使仲尼反魯先誅少正高
祖入秦遽封雍齒上如黃神攝運丹陵秦曆步驟之軌髣
髴殊塗亭毒之規依稀一致况乎時屯競逐理便於干戈
道秦疑作秦讓夷義歸於玉帛斯則銅兵玉玦固可舉於軒
皇艾服草纓豈謬施於唐帝至於宜獄宜犴詩人因賦以
誠時五刑九刑晉臣貽書以訓俗卯金啓漢詔清室以懲
姦典午承曹建黃沙而肅物晉疏執秩楚設僕區令尹之
調馭長安點服化探丸之子唐侯之光宅天下墨蒙致鑿

頂之夫法或謬加李離伏劔刑疑濫及勾踐揮刀屬以安
于絕簡之詞溫舒緩刑之奏候理桐以察理擬觀壁以照
姦擅彼高縱雖云可尚自我作古夫復何遠且魏朝御史
議駁鍾繇之踈晉室大夫書譴鄭產之醜荷校滅耳迷悔
吝於六爻騁輒荒心垂欽恤于三緩欲允時須議將安屬
未若踐咎陶之勝躅詔于公以度表詳彼刑書無溺情於
愛惡揣茲心稱不撓法於重輕自然束影還淳並三皇以
比迹削彫歸朴局一作五帝而遐蹤謹對

青災肆赦禮部試第二道

問書曰青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
赦過若然豈為政以德不足耻格峻立必罰斯為禮乎詩

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論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

白居易

對聖王以刑禮為大竇集作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為大

竇集作實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不集作大理者有用刑而

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眾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眾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

善者眾一人不善眾人效之故殺集作赦之不可也所以明

懲惡勸善且革其澆醜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制集作文由

茲興焉此聖王集有所以二字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

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

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懼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

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

雖殊時異致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

心也苟守道而死死而集作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

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死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不明

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蓋否

與泰各繫於時也生於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

崇德者不為成人殺身者不為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
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反同根
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
濟於歲功乎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可知
歟謹對

止獄措刑

在富而
教之

前人

問成康御宇囹圄空虛文景繼統刑罰不用太宗化下而
人不犯成此功者其效安在桀紂在上比屋可誅秦氏為
君赭衣蒲道致此弊者其故安在今欲鑒桀紂秦氏之弊
繼周漢太宗之功使人有集無耻且格刑措不用備詳本
末著之于篇

自此至卷終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
十五門中摘取五篇真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仲尼之訓也既庶矣而後富之既富矣而後教之
管子亦云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則食足財豐
而後禮教所由興也禮行教立而後刑罰所由措也蓋前
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臣請以前事明之當周成康之時
天下富壽人知耻格故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當漢文景之
時節用勸農海內殷實人人自愛不犯刑法故每歲決獄
僅至四百及我太宗之朝勤儉化人人用富庶加以德教
致于升平故一歲斷刑不滿三十雖則明聖慎刑賢良恤
獄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人生厚德正而寡過也當桀

紂之時暴征讐斂萬姓窮苦有怨無耻姦宄並興故是時也
比屋可戮及秦之時厚賦以竭人財遠役以殫人力力
殫財竭盡爲寇賊羣盜蒲山赭不塞道故每歲斷罪數至
十萬雖則暴君淫刑姦吏弄法之所致也然亦由天下之
人貧困思邪而多罪也由是觀之刑之繁省繫於罪之衆
寡也教之廢興繫於人之貧富也聖王不患刑之繁而患
罪之衆不患教之廢而患人之貧故人苟富則教斯興矣
罪苟寡則刑斯省矣是以財產不均貧富相併雖堯舜爲
主不能息忿爭而省刑獄也衣食不充凍餒並至雖皐陶
爲士不能止姦宄而去盜賊也若失之於本求之於末雖
聖賢並出集作生臣竊以爲難矣至若察小大之獄審輕重
之刑定加減於科條得情僞於聲集作察色此有司平刑之
要也非王者恤刑之德也至若盡斂恤之道竭哀矜之誠
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此王者恤刑之德也非聖人措刑
之道也必欲端影於表澄流於源則在乎富其人崇其教
開其廉耻之路塞其冤濫之門使人內樂其生外畏其罪
則必過犯自省刑罰自措斯所謂致羣心於有耻立大制
於不嚴古者有盡衣冠異章服而人不犯者由此道素行
也

論刑法之弊升法科選法吏

前人

問今之法貞觀之法今之官貞觀之官昔何爲而大和今
何爲而未理事同效異其故何哉將刑法不便於時耶而

官吏不得其人耶

對

對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師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寧一行於今而人未和平集作休和臣以為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蓋刑法者君子行之則誠信而簡易簡易則人安小人行之則詐偽而滋章滋章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矧又律令塵蠹於棧閣制勅堆盈於案几官不徧觀法無定科今則條理輕重之文盡詢于法直是使國家生殺之柄假手於小人小人之心孰不可忍至

有黷貨賄者矣有怙親愛者矣有陷讐怨者矣有畏權豪者矣有欺賤弱者矣是以重輕加減隨其喜怒出入比附由乎愛憎官不察其所由人不知其所避若然則雖有貞觀之法苟無貞觀之吏欲其行善無乃難乎陛下誠欲申明舊章剗革前弊則在乎高其科重其吏而已臣謹按漢制以四科辟士其三曰明習法集作律令足以決狐疑能按章覆問文中一作任御史者辟而用之伏惟陛下懸法學為上科則應之者必俊乂也外法直為清列則授之者必賢良也然後考其能獎其善明察守文者擢為御史欽恤用情者遷為法官如此則仁恕之誠廉平之氣不散於簡牘之間矣措剋之心舞文之弊不生於刀筆之下矣與夫愚

詐小吏竊而弄之者功相萬也臣又聞管仲奪伯氏之邑
沒無怨言季羔則門者之足亡而獲宥孔明黜廖立之位
死而垂泣三子者可謂能用刑矣臣伏思之亦何代無其
人乎集作在乎求而用之考而獎之而已伏惟陛下再三
察焉

使人畏愛悅服

理大罪
赦小過

前人

問政不可寬寬則人慢刑不可急急則人殘故失於恢恢
則漏網而為弊務於察察則及泉而不祥將使寬猛適宜
疎密合制上施畏愛之道下有悅服之心刑政之中何者
為得

對

對臣聞聖人在上使天下畏而愛之悅而服之者由乎理
大罪赦小過也書曰宥過無大况小者乎刑故無小况大
者乎故宥其小者仁也仁以容之則天下之心愛而悅之
矣刑其大者義也義以糾之則天下之心畏而服之矣臣
竊見國家用法似異於是何則糾察之政急於朝官而寬
於外官懲戒之刑加於小吏而縱於長吏是故權輕而過
小者或反繩之寄重而罪大者或反赦集作之臣伏思之
恐非先王宥過刑故之道也然則小大之喻其猶魚邪魚
之在泉者小也察之不祥魚之吞舟者大也漏之不可刑
煩猶水濁水濁則魚喁政慢集作猶防決防決則魚逝是
以善為理者舉其綱疎其網綱舉則所羅者大矣網疎則

所漏者小矣集作也伏惟陛下舉其綱於長吏疎其網於朝官捨小過以示仁理大罪而明義則畏愛悅服之化暗集作閣然而日彰於天下矣

議肉刑可廢不可用

前人

問肉刑者其來尚矣其廢久矣前賢之論是非紛然今欲棄而不行法或乖於稽古若舉而復用義恐失於隨時取捨之間何者為可

對

對臣伏以漢除肉刑迨今千有餘祀其間博聞達識之士議其是非者多矣欲廢之者則曰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則愷悌惻隱之心乖矣此縱縈所謂雖欲改過自

新其道亡繇者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筆令用鞭刑謂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者也臣以為議事者宜徵其實用刑者宜酌其情若以情實言之則可廢而不可復也何者夫肉刑者蓋取剝啄黥刑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濫為之而天既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邪漢文帝始除去之而刑罰以清我太宗亦因而棄之而人用不犯夫如是則豈有罔人者邪此臣所謂懲其實者也臣又聞聖人之用刑也輕重適時變用捨順人情不必乎反今之宜復古之制也况肉刑廢之久矣人莫識焉今一朝卒然用之或絕筋或折骨或傷面集作面傷

則見者必痛其心聞者必駭其耳又非聖人適時變順人情之意者徵之於實既如彼酌之於情又若集作如此可否之驗豈不明哉傳曰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又曰利不百不變法臣以為復之有害而無利也其可變而改作乎

刑禮道迭相為用

前人

問聖人之致理也以刑糾人惡故人知勸懼以禮道人情故人知耻格以道率人性故人反淳和三者之用不可廢也義者將偏舉而行邪將並建而用邪從其宜先後有次邪成其功優劣有殊耶然則相今日之所宜酌今日之所急將欲致理三者奚先

對

對臣聞人之性情者君之土田也其荒也則難之以刑其闕也則時之以禮其植也則穫之以道故刑行而後禮立禮立而後道生始則失道而後禮中則失禮而後刑終則修刑以復禮修禮以復道故曰刑者禮之門禮者道之根知其門守其根則王化成矣然則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曜集作懼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並用亦不可也在乎舉之有次措之有倫而已何者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以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循環表裏迭相為用故王者觀理亂之深淺順刑禮之後先當其懲惡抑滯致人

於勸懼莫先於刑刻邪窒欲致人於耻格莫尚於禮反和
 復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是以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
 刑而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淨之日則殺禮而任道
 亦如祁寒之節則踈水而俯火徂暑之候則遠火而狎水
 順歲侯者適水火之用達時變者得刑禮之宜適其用達
 其宜則天下之理畢矣王者之化成矣將欲校集作較其長
 短原其始終順其變而先後殊備其用而優劣等離而言
 之則異致合而理之則同功其要者在乎舉有次措有倫
 適其用達其宜而已方今華夷有截內外無虞人思休和
 俗已平康是則國家殺刑罰之日崇禮樂之時所以文易
 化成道易馴致者由得其時也今其時矣伏惟陛下措
 而不失焉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四百九十九

策二十三

平農商

工商貨幣一道

泉貨一道

錢不行一道

屢肆一道

四民之業優劣一道

衣食之源一道

倉廩之實一道

息游惰一道

平百貨之價一道

工商貨幣

問夫貿遷化居資貨以通守位聚人理財為用故龜貝贍於夏殷金幣富於周漢頃國弗崇侈而府無盈儲賦不加厚而黎庶彌貧實由貨重物輕以臻斯弊若有單子推權

之宜賈生歛散之術其具陳之

對

丘真孫

對臣聞哲王之統俗也陳貨洪範通有無之用取市噬嗑致交易之所至乎九府立其法資幣量其宜蓋理本救人而輕重隨代故周景鑄金穆公規其實漢文造幣梁傳議其違雖貫朽費濫而市非物輕梁肉不匱而家非貨重何者淳朴既散澆偽成俗惰農奪其歲功徇利昧其日用所以負販盈廛分穀布野崇朝思食則物不得貴爭利因阜則貨不得賤故弋緝雖御國之所先蒸人乃又邦之攸本故賈誼慷慨陳力農之戒仲舒殷勤明重穀之說今宜思五土之宜勤三時之務教養殖人賞課田畷重遊適之賦

力穡之後師李悝於魏邦式蔡癸於漢代用能遺穗委畝紅粟露積垂拱巖廊擊壤衢巷詠歌升平豈不盛歟臣學不師古識昧政化勉酬一作什枉問敢獻瞽言

泉貨

問義農之時市井爰立夏殷以往泉貨無聞太公立九府之法夷吾通萬鍾之藏輕重良由於出令歛散實在於得時自此以還資幣數改景王寶貨單穆立母子之譏文帝四銖賈生深博換之歎既而白金易賤赤刀難行小則米石至萬大乃一當五百禁鑄彌重姦錢蓋多雖復棄市刑尋黜罪日報苟非其術為害更深且示以厚利隨以重辟是誘良民陷之坑阱朕屬此流弊情甚傷之故罷均輸之

官省鹽鐵之利復欲收銅於斷鑄勸百姓於農桑奪商賈之權塞兼并之路而象稱交易書載懋遷歷代相承行之已久一日變改公私非便且軍國所須虛一作糜費猶廣尺寸為用分裂亦難益國寧民應有長策明言爾志以沃朕心

對

宋伯宜

對臣聞楚王明月之珠寒而不可服魏王照室之寶饑而不可餌然則養羣黎之氣命為萬姓之衣被苟異農桑義難豐渥雖繼天象日之際猶為血飲但立地甄海而還誰不粟食質文空變高深自徙親籍躬桑殊途共致故得時名有道世號無為英磬鼓而未窮茂實飛而詎已方驗稱

為寶者不勞氣白如虹謂之天者不假圓而似蓋且鑄金為貝信有從來漢改四銖秦行半兩用捨更互廢輕就重之宜損益不常地馬天龍之異復有豫章銅岳蜀道銅山全歸佞倖之爐頓入諸侯之冶所以公私太半偽實相蒙姦佞用此而兼并豪戚因茲而聚歛洛京三鄽之內賈客雲屯齊宮七市之間商人霧塞乃令東漢楚子高閣浮空西蜀彭家連樓跨術雷車電騎多出工巧之家列昇撞鍾無非貨殖之里賔徒藿肉鮑書不足倫僮僕藜餘張詩莫能序三田為之廢業五稼由此多荒伏惟陛下依乾度立坤功道則光格四天德乃牢籠九地五羊銜粟時和之義先表雙雀飛鳴歲稔之徵已見尚番情天下之命置懷天

下之本欲絕彼工商斷茲鹽鐵乃還淳之要術非進取之
權道何者今東南雖款西北未平戎馬可馳兵車驟轉假
復銅頭鐵額本無敵於黃軒繕甲行師固有勞於蒼帝誠
宜立彼田畷闢茲泉府既篤墾草之功還脩上林之務耕
疆抗陸織室開葬採彼三條籍茲千畝時行范子擒吳之
秘計兼弘管相霸齊之遠略隴西馬援監舊鑄之司淮陽
汲黯塞姦爐之巧乃復罄杜冶之便宜疏鄭陂之浩淼羽
林創其始中郎嗣其末王基進業勞就沮漳鄧艾申權功
成陳蔡丘陵滅矣禾粟之饒未虧洛水竭焉資貯之蓄寧
滅於是脩天陣縱天兵既飲馬於南池遂徵鷄於西海然
後收銅勿用沉璧而歸崇士女於耕桑禁騎繡於商賈則
堯心舜行併可陵勝火織雲司翻能度越者矣謹對

問錢不行

對

岑文本

對去智絕巧聖人之至德斲彫爲樸先王之令圖是以賈
多端則貧士多技則匱未有崇茲剗劂競彼奢淫而能匡
國安家宣風致化者矣自文明御宇大拯黔黎繼禮樂於
將絕反淳風於已散庶績伊凝彝倫攸序雖復工商異類
四民之禁惟宜而錐刀必爭三農之務或失誠宜絕其麗
美敦茲質朴刻玉雕金棄之如芥草揮鋤執耒紀之以賢
良則稼穡惟興勤體之夫知勸怠惰方革遊手之人自除
謹對

問鄆肆

對

郭正一

對鄆肆之興用存交易山澤之利事屬質遷是以先王因
 井而制居往聖觀爻而立義將以致茲百族通彼萬商羅
 肆巨千廣充上積之貨旗亭五里俯映星繁之珍是使蹀
 馬廻轅歷闐闐而流溢往商來賈候朝夕以盈途豈唯灼
 著蔡以觀貞旁臨季主之肆泛萍蟻而開宴近對文君之
 壚詎比夫齊宮七市女問連閉殷室九君姬屋成列但負
 販之徒異業趣競刺繡謝其倚門多財歸其善賈由此聶
 政屠養無辭屈辱平仲有求終甘湫隘故知拱毫之子不
 可責以亡機徇利之夫難以徵其重義况帶翳之侶本異
 夷齊貨殖之徒率同荷白若通其小利諒無擁於四人限
 以淳心恐有乖於一物誠可除茲濫賄禁彼邪贏則姦黨
 自銷不待曹叅之令市無二價詎止黃軒之風謹對

四民之業優劣

問士農工商四疇各業廢一不可取譬五材而闕里致言
 鄙於學稼漆園起論爰稱絕巧豈先聖垂文義有優劣將
 隨方設教或有文粹作理或變通者哉爾其矢陳用啓前惑

對

駱賓王

對出震登皇垂衣裳而馭錄乘乾踐帝順舒慘以集作而字
 昨莫不畏九士以開基集作列九土以開疆因四人而安業故農為
 政本兩漢舉力田之勤財曰聚人九市列維金之利陟龍

門而就日入仕彈冠斷蠅翼以成風追工運斧咸用因人
成事隨利濟時蓋五帝通規三王茂範然則泣麟上聖訓
三千以領徒夢蝶幽人搏九萬而濟物欲使丘門志學折
文粹以問農之言漢渚絕機杼以灌園之巧斯乃變通權
作折教趨捨異集作宜當今海內乂安天下樂業士食舊德農
服先疇自可孫弘獻書以待公車之詔王丹載酒時慰田
家之勞謹對

衣食之源

禮部試第一道
貞元十六年

問周禮庾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
不績者不練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
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脩其教不易其俗齊
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生業若驅彼齊人蠶
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已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
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為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
焉

對

白居易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
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練蓋勸厚生之道也論
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蓋明從宜之議也夫田畜蠶績四
者之所宜者多土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為條目且
使居之者無游惰無惰業焉其餘非四者雖不具學則隨
其上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

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垂之不朽者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強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靡集無靡字萍於中陵集作達植橘抽集無於江北及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利集作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道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謹對

倉廩之實禮部試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帛日已賤蚕織

者身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

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歲一不能則種植

集作倉多竭往年時雨憇候宸慈軫懷遣使賑廩分官賤糶

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輕集作矣竊聞

耿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

四年又於京城大署賤則加價收糴貴則約平出糶所以

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若官司上聞追葺舊制以時歛散

以均貴賤其於羨集作美利不亦多乎

對

前人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戶食之蓋能為之開衣食之源

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廩虛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窺粗知其本何者夫天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即一作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蓄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歟蓋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烝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匪乎實倉廩均豐凶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循舊制上自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為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為

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循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甚焉然則布帛之錢者由錢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矣抑居易聞短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慙大集作下問謹對

息游惰

勸農桑 罷織錢

議稅賦 用鼓帛

復租庸

前人

問一夫不田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蚕天下有受其寒者斯則人之性命繫焉國之貧富屬焉方今人多游惰地有遺力守本業者浮而不固逐末作者蕩而忘歸夫然豈懲戒游惰之失其道邪將敦勸農桑之教不得其本耶

此下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
門中摘取二篇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對臣伏見今之人捨本業趨末作者非惡本而愛末蓋去
無利而就有利也夫人之蚩蚩趨利者甚矣苟利之所在
雖水火亦蹈焉雖白刃亦冒焉故農桑亦有利也雖曰禁
之人亦歸矣而况於勸之乎游惰苟無利也雖曰勸之亦
不爲矣而况於禁之乎當今游惰者逸而利農桑者勞而
傷所以傷者由天下錢刀重而穀帛輕也所以輕者由賦
歛失其本也夫賦歛之失其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計夫家
以出庸租庸者穀帛而已今則穀帛之外又責之以錢錢
者桑地不生銅私家不敢鑄業於農者何從得之至乃吏

胥追徵官限迫蹙則易其所有以赴公程當豐歲則賤糶
半價不足以充緡錢遇凶年則息利倍稱不足以償逋債
豐凶旣皆若此爲農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賈大族乘時射
利者日以豪富田壟罷人望歲勤力者日以困貧勞逸旣
懸利病相誘則農夫之心盡思釋耒而倚市織婦之手皆
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汗萊室如懸磬人力罕施而地
利多鬱天時虛運而歲功不成臣嘗反覆思之實由穀帛
輕而錢刀重也夫糶集作貴甚重集作貴錢甚輕則傷人糶甚賤錢
甚重則傷農農傷則生業不專人傷則財用不足故王者
平均其貴賤調節其重輕使百貨通流四人交利然後上
無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國

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求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轉傷十年已後其弊或甚於今日矣非所謂平均調節之道也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計穀帛之租庸以石斗登降為差以匹丈多少為等但書估價並免稅錢則任土之利載興易貨之弊自革弊革則務本者致利力興則趨末者迴心游手於道塗市肆者可易業於西成託跡於軍籍釋流者可反躬於東作欲其游集作浮惰其可得乎加以陛下念稼穡之艱難則薄歛而人足食矣念紡績之勤苦則省用而人豐財矣念異貨之敗度則寡欲而人著誠矣念奇噐之蕩心則正德而人歸厚矣其與利除害也如彼又脩已化人也如此是必應之如谷響集作響答順之如風行斯所謂下令於流水之源繫人於苞桑之本者矣欲其游集作浮惰其可得乎謹對

平百貨之價

陳歛散之法請禁銷錢鑄噐

前人

問今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估日輕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價日賤是以射時利者賤收而日富勤力穡者輕用而日貧夫然豈殖貨歛散之節失其宜邪將布帛輕重之權不得其要邪

對

臣聞穀帛者生於農也噐用者化於工也財物者通於商也錢刀者操於君也君操其一以節其三三者和鈞非錢不可也夫錢刀重則穀帛輕穀帛輕則農桑困故散錢以

欵之則下無棄穀遺帛矣穀帛貴則財物賤財物賤則工
商勞故散穀以收之則下無廢財棄物矣欵散得其節輕
重便於時則百貨之價自平四人之利咸遂雖有聖智未
有易此而能理也方今關輔之間仍歲大稔此誠國家散
錢欵穀防儉備凶之時也時不可失伏惟陛下惜之臣又
見日者二字集人之所以弊者由錢刀重於穀帛也所以
重者由銅利貴於錢刀也何者夫官家採銅鑄錢成一錢
破數錢之費也私家銷錢為器銷集作一錢成數錢之利
也鑄者有程銷者無限雖則官家之歲鑄豈能勝私家之
日銷哉集作此所以天下之錢日減而日重者也今國家
行挾銅之律執鑄器之禁使器無用銅銅既無利也則錢
不復銷矣此實當今權竝即重輕之要也

素苑英華卷第五百

策二十四

曆運

五運一道

曆數一道

災祥

祥瑞一道

議祥瑞辨祲災一道

興五福銷六極一道

辨水旱之災一道

養動植之物一道

五運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策第二道

吳師道

曆數

問玄龜效祉彘命昭夏王之祚赤鳥呈祥金德惣商君之業白魚躍而周道隆丹雀來而秦德霸殷因夏禮損益可

知秦盛周衰天人何昧若水滅火起殷周之運匪人若桀
暴紂昏廢興之期自我然而龍鬪興於夏日龜祿發於周
年災祥兆於前成荒敗形於後政蕩蕩之德何所加焉佇
爾揚名爲余張目

對

馮萬石

對臣聞天地草昧洪鈞列五運之期雲雷始屯火德分一
人之位莫不時來命偶人迪一作遊天將白環昭虞后之功
玄珪錫夏王之德空桑負鼎遇爲牲之君渭水張羅得非
熊之相伏惟陛下化光坤載道叶乾行摠五氣以發生籠
百王而亭育粵若稽古推曆數之存亡感而遂通酌天人
之符命明揚側陋典採芻詞開闡大猷旁求雅問則天文

幽遠誠匪管窺然人事昭彰敢陳壅塞原夫興亡有數符
命無差遽啓丹書俄迴白璧君臣道合則遐邇乂安上下
情乖則邦家板蕩水火革而天人順暴亂行而桀紂亡百
六爲霖旱之災七九非湯堯之運曆數斯在惟德動天禍
福無門唯人所召故德者五行之義也人者兩儀之心也
人心動而悔愆生德義形而陰陽謝必乘金運則殷不及
於期果歷木行則周不及於數龍鬪龜祿之發人與事并
白魚丹雀之符德將時應一作神契神道設教金土之運匪他
人文化成往聖之來是我蕩蕩之德何敢不通翼翼之心
爰疑作爰施不可天也人也坦然克分時乎命乎昭文斯辨
臣優柔理道一作致理杳同河漢或躍文江懼深冰谷謹對

祥瑞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賢良方正策第三道

吳師道

議祥瑞辨祆集作災

白居易

問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祆孽斯豈國之興
 威繫於天地之災祥歟將物之妖瑞生於時政之昏明歟
 又天地有常道災祥有常應此必然之理也何則桑穀之
 妖反為福於太戊大鳥之慶竟有集作禍於帝辛豈吉凶
 或僭在人將休咎不恒其道儆戒之徵安在改悔之效何
 明又祥必偶聖妖必應昏何則明時不能集有無災亂代
 或聞集有有瑞報應之道何謬鑿集作哉

此下五篇並於白居易集準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皆居易擬作

對

臣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非孽
 生而後邦喪非祥出而後國興盖瑞不虛呈必應聖哲妖
 不自作必候淫昏則昏聖為災祥集作之根妖瑞為興亡
 之兆矣文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然則道之
 休明德動乾坤而感之者謂之瑞政之昏亂腥聞上下而
 應之者謂之妖瑞為福先妖為禍始集作將興將廢實先
 啓焉一作瑞為福始將興必先示然有人君德未及於休
 明政不致於昏亂而天文有異地物不常則為瑞為妖未
 可知也或者天示儆戒之意以悟君心俾乎德集作修改
 悔之誠以答天鑒如此則轉亂為理變災為祥自古有之
 可得而考也臣聞高宗不聰飛雉雒于鼎宋景有罰熒惑

守於心及乎懋懿德以修身出善言而罪已則升耳之異
自殄退舍之慶自臻天人相感可謂明矣速矣且高宗三
代之賢主也有一德之違亦謫見于物宋景列國之常主
也有一言之感亦宜應于天則知上之鑒下雖賢王也苟
有過而必知下之感上雖常主也苟有誠而必應故王者
不懼妖之不戒而懼過之不悛不懼瑞之不臻而懼誠之
不至足明休咎集作微在德吉凶由人矣失君道者祥反為
妖悟天鑒者災亦為瑞必然而已矣抑臣又聞王者之大
瑞在乎天地泰陰陽和風雨時寒暑節百穀熟萬人安賦
歛集作役輕服用儉兵甲集作革偃刑罰措賢者出不肖者退
聲教日披謳歌日興此之謂休徵此之謂嘉瑞也王者之

大妖在乎兩儀不泰四氣不和風雨不時水旱不節五穀

不稔百勝不藏徭役繁集作煩征稅集作賦重干戈動刑獄作

君子隱小人見政令日缺怨讟日興此之謂咎徵此之謂

妖孽也至若一星一辰之理一雲一露之祥一鳥一獸之

妖一草一木之怪或偶生於氣象或偶得於陶鈞信非休

咎之徵興亡之兆也何則隱見出處亦不于常明聖之朝

不能無小災小沴衰亂之代亦或有小瑞小祥固未足質

帝王之疑明天地之意爾王者但外思其政內省其身自

謂德之不修誠之不著雖有區區之瑞不足嘉也自謂政

之川文粹能立道之川文粹能行雖有瑣瑣之妖不足懼

也臣竊謂妖瑞集作祥廢興之由實在於此故雖辭費不敢

不備而書之

興五福銷六極

前人

問周著九疇之書漢述五行之志皆所以精究天下之際窮探政化之源然則五福之祥何從而作六極之沴何感而生將欲辨明可行本末又令人財耗費既貧且憂時沴流行或疾而夭思欲銷六極興集作五福致一致代於富壽納萬人於康寧何所施為得至於此也五字集作可致於此

對

對臣聞聖人興五福銷六極者在乎立大中致大和也至哉中和之為德不動而感不勞而化以之守則人之以之用則神卷之可以理一身舒之可以濟萬物然則和者生於

中也中者生於不偏也不邪也不過也不及也若人君內非中勿思外非中勿動動靜進退皆得其中故君得其中則人得其所人得其所則和樂生焉是以君人之心和則天地之氣和天地之氣和則萬物之生和於是乎三平之氣訢合細縕積為壽蓄為富舒為康寧敷為攸好德益為考終命其羨者則融為其露凝為卿集作雲垂為德星散為景風流為醴泉六氣叶乎時七曜順乎軌迨于巢穴羽毛之物皆煦嫗而自蕃草木鱗介之祥皆叢萃而繼出夫然者中和之所致也若人君內非中是思外非中是動動靜進退不得其中故君不得其中則人不得其所人不得其所則怨歎興焉是以君人之心不和則天地之氣不和

天地之氣不和則萬物之生不和於是乎三不平之氣交錯堙鬱代為凶短折攻為疾聚為憂損為貧結為惡耗為弱其羨者潛為伏陰淫為愆陽守為彗星發為暴風降為苦雨四序失其節三辰亂其行迨于襁褓刳胎之生皆天闕而不遂木石華蟲之怪皆雜糅集作糅雜而畢呈夫然者不中不和之氣所致也則天人交感之際五福六極之來豈不昭昭然哉臣伏見此者兵賦未減人鮮無憂時診所加重或有疾德宗皇帝病人之病憂人之憂於是救之以廣利之方悅之以中和之樂將使易憂為樂變病為和惠化之恩莫斯甚也然臣竊聞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絕其源伏惟陛下欲紓人之憂先念人憂之所自欲救人之

病先思人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絕之則人憂自弭也知所由而去之則人病自瘳也然後申之以救療之術則人易康寧鼓之以安樂之音則人易和悅斯則必應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六極待此而銷五福待此而作如此集作是可以陶三才繆盭集作盭之氣發為休祥豈一代鄙天之人臻乎仁壽中和之化集作氣夫何遠哉

辨水旱之災明存救之術

前人

問狂恒雨若僭恒暘若此言政教之道必感於天地又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此言陰陽定數不由於人也若必繫於政則盈虛之數徒言如不由於人則精誠之禱安用二義相戾其誰可從

又問陰陽不測水旱無常欲均歲功於豐凶救人命於凍餒凶歟之歲何方可以足其食災危之日何計可以固其心將備不虞必有其要歷代之術可明徵焉

對

臣聞水旱之災有小有大大者由運小者由人由人者由君上之失道其災可得而移也由運者由陰陽之定數而其災不可得而遷也然則大小本末臣粗知之其小者或兵戈不戢軍旅有強暴者焉或誅罰不中刑獄有冤濫者焉或小人入用諛佞有得志者焉或君子失位忠良有放棄者焉或男女臣妾有怨曠者焉或鰥寡孤獨有困死者焉或賦歛之法無度焉或土木之功不時焉於是乎憂傷

之氣憤怨之誠積以傷和變而為沴古之君人者逢一災

遇

集作

一異則收視反聽察其所由且思乎軍鎮之中無

乃有縱暴者耶刑獄之中無乃有冤濫者耶權寵之中無乃有不肖者耶於放棄之中無乃忠賢者耶內外臣妾無乃有幽怨者耶天之窮人無乃有困死者耶賦入之法無乃有過厚者耶土木之功無乃有屢興者耶若有一於此則是政令之失而天地之譴也又洪範云集作曰 狂恒雨若 僭恒暘若言不信不乂亦水旱應之然則人君苟能改過塞違率德修政勵敬天之志處罪已之心則雖踰月之霖經時之旱至誠所感不能為災何則古人或牧一州或宰一縣有暴身致雨者有救火返風者有飛蝗去境者郡邑

之長猶能感通况王者為萬乘之尊居兆人之上悔過可
 以動天地遷善可以感神明天地神明尚且不違而况於
 水旱風雨蟲蝗者乎此臣所謂由人可移之災也其大者
 則唐堯九年集作之水殷湯七年之旱是也夫以堯之大
 聖湯之至人於時德儉人和刑清兵偃上無狂僭之政下
 無怨嗟之聲而卒有浩浩滔天之災炎炎爛石之沴非君
 上之失道也集無也字蓋陰陽之定數也集作矣此臣所謂由運
 不可遷之災也然則聖人不能遷災能禦災也不能違時
 能轉集作輔時也將在乎廩積有常仁惠有素備之以儲蓄
 雖凶荒而人無菜色固之以恩信雖患苦而人無離心儲
 蓄者聚於豐年散於歉歲恩信者行於安日用於危時夫

如是則雖陰陽之數不可遷而水旱之災不能害故曰人
 強勝天蓋謂是也集作矣斯亦圖之在是備之在先所謂思
 危於安防勞於逸若患至而方備災成而後圖則雖聖人
 不能救矣抑臣又聞古者聖王在上而下不凍餒者何哉
 非家至而日見衣之而食之蓋能均節其衣食之源也夫
 天之道無常故歲有豐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
 有縮聖王知其必然於是作錢刀布帛之貨以時交易之
 以時歛散之所以持豐濟凶用盈補縮則衣食之費穀帛
 之生調而均之不啻足矣蓋管氏之輕重李悝之平糶耿
 壽昌之常平者可謂不涸之倉不竭之府也故豐稔之歲
 則貴糴以利農人凶歉之年則賤糶以活餓殍若水旱作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宋宗

沴則資為九年之畜若兵甲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上以均天時之豐凶下以權地利集作財之盈縮則雖九年之水

七年之旱不能害其人危其國矣至若祈禱之術凶荒之政歷代之法臣粗聞之則有雩天地以牲牢祭山川以圭

璧祈土龍於玄武舞群巫於靈壇徙市修城貶食撤樂緩刑省禮務穡勸分殺哀多昏弛力舍禁此皆從人之望隨

時之宜見集作勤恤下之心表恭天之罰但可以濟小災小弊未足以救大困集作危大荒必欲保邦邑於危安人心之

集作於困則在乎儲蓄充其腹恩信結其心而已蓋義農農唐虞禹湯文武皆由此道集作塗而王也

問養動植之物以豐財用以致麟鳳龜龍

前人

對

匱聞天育物有時地生物集作財有限而人之欲無極以有

時有限奉無極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間則物必暴殄而財乏用矣先王惡其及此故川澤有禁山野有官養之以時

取之以道是以豺獭未登罝網不布於野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草木未落不加斤斧

漁不竭澤畋不合圍至於麇卵蚘蜋五穀百草集作果不中殺者皆有常禁夫然則禽獸魚鼈不可勝食矣財貨器物

集作用不可勝用矣臣又觀之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古之聖王使信及豚魚仁及草木鳥獸不彼胎卵可窺麟鳳効靈

龜龍為畜者亦由此塗而致也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一

策二十五

泉貨

議運漕一道

不奪人利一道

鹽法之弊一道

議罷漕運可否一道

均財禁兼一道

議井田阡陌一道

邊塞

議邊塞事一道

御狄一道

備邊一道

守險一道

議兵一道

選將帥一道

議漕運

昔在隋季厥庾空虚爰逮皇家京坻彌望既乘前弊年蓄

未登自東徂西依常運漕今送納之所物賤本州欲齎直買輸利益兼倍

對

衛弘敏

對什一而稅布政之通規九稔為儲經國之成務倉廩實而知禮夷吾之論有徵金湯守而惟粟墨翟之言無守昔隋季凋殘厥庾並竭洎皇明續錄黎獻咸熙並孝弟力田信可封於比屋家給人足實委餘而栖畝於是上直常平將備水旱下歛薄賦以蓄京坻故遠近諸州隨方輸轉陸輦車而接軫川漕引而連檣但六合時雍菽粟流而衍五錢標價水火埒其饒若政利從機惠美無費以送納之所物賤本州欲令齎直買輸不勞而益如愚管見切未為宜何者任土稅田定差於不刊之籍配租納稅設條於惟行之令豈可取越公途苟從私益革送納之通式開買輸之權利者歟謹對

不奪人利

議鹽鐵與權酷誠厚歛及雜稅

白居易

問鹽鐵之謀權酷之法山海之利關市之徵皆可以佐助征徭又慮其侵削黎庶舍之則乏用於軍國取之則奪利於生人取舍之間孰為可者

此下十五篇並於白居易集備制科七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皆白居易擬作

對

臣聞君之所以為國者人也人之所以為命者衣食也衣食之所從出者農桑也若不本於農桑而興利者雖聖人

不能也苟有能者非利也其害也何者既不自地出又非
從天來必是強取於人曲成其利利則日引而月長人則
日削而月朘至使人心窮王澤竭故臣但見其害不見其
利也所以王者不殖貨利不言有無耗羨之財不入於府
庫折毫之計不行於朝廷者慮其利冗開而罪梯構然則
聖人非不好利也利在於利萬人非不好富也富在於富
天下節欲於中人斯利矣省用於外人自富也故唐堯夏
禹漢文之代雖薄農桑之稅除關市之征棄山海之饒散
鹽鐵之利亦國足用而人富安矣何則欲節而用省也秦
皇漢武隋煬之時雖收大半之賦征逆折之租建榷酤之
法出舟車之筭亦國乏用而人糜弊矣何則欲不節而用

不省也蓋所謂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夫利

通

集作散

於下則人逸而富利壅於上則人勞而貧故下勞

則上無以自安人富則君孰與不足記曰人以君為心君

以人為體詩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由此而言未有體勞

而心逸者也未有子富而父貧者也臣又聞之地之生財

多少有限人之食利衆寡有常若盈於上則耗於下利於

彼則害於此而王者四海一家兆人一統國無異政家無

異風若奪其利則害生害不加於人欲何加乎若除其害

則利生利不歸於人欲何歸乎故奪之也若皮盡於毛下

本或不存與之也同囊漏於貯中利將焉往與奪利害斯

可知焉是以善為國者不求非農桑之產不重非衣食之

貨不用計數之利不蓄聚歛之臣聞權筦之謀則思侵削
于下見羨餘之利則念誅求於人然後德澤流而誅歌作
矣故曰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二孔者強利出三孔者弱此
明君立國子人者貴本業而賤末利也

問議鹽法之弊

論鹽商之幸

前人

對

對臣伏以國鹽之法久矣鹽之利厚矣蓋法久則弊起弊
起則法隳法隳則利厚利厚則奸生奸生則利薄臣以爲
隳薄之由由乎院場大多吏職大衆故也何者今之主者
歲考其課利之多少而殿最焉賞罰焉院場既多則各慮
其商旅之不來也故羨其鹽而多與焉吏職既衆則各懼

其課利之不優也故慢其貨而苟得焉鹽羨則幸生而無
厭之商趨矣貨慢則濫作而無用之物入矣所以鹽愈費
而官愈耗貨愈虛而商愈饒法雖行而奸緣課雖存而利
失矣若今減其吏職省其院場審貨帛之精麤謹鹽量之
出入使月有常利歲有常程自然鹽不誘商則出無羨鹽
矣吏不爭課則入無濫課矣鹽不羨出貨不濫入則法自
彰而利復興矣利害之効豈不然乎臣又見自關以東農
夫貿易其貨產入爲鹽商率皆多藏私財別營禪販少出
官利惟求隸名居無征徭行無權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
入於私家

集作室

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筦權明矣

蓋山海之饒鹽鐵之利利歸於人政之上也利歸於國政

之次也若上既不歸於人次又不歸於國使倖人奸黨得以自資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今若剗革弊法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上得折毫之計斯又去弊興利之一端也唯陛下詳之

議罷漕運可否

前人

問秦居上腴利號近蜀然都畿所理征賦不充故歲漕山東穀四百萬斛用給京師其間水旱不時賑貧貸乏今議者罷運穀而收脚價和糴粟而折稅錢但未知利於彼乎害於此乎

對

對臣聞議者將欲罷漕運於江淮請和糴於關輔以省其

費以便於人臣愚以為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以為長久

之法則不知其可也何者方今自淮以南逾年旱歉自雒

而西仍歲豐稔彼人困於艱食此穀賤於傷農困則難於

徵集作發租賤則易於乞糴斯則不便於彼而無害於此臣

所謂救一時之弊則可也若舉而為法脩以為常臣雖至

愚知其不可何者夫都畿者四方之所湊也萬人之所會

也六軍之所聚也雖野集作利稱近蜀之饒猶未能足其用

雖田有上腴之利猶不能充其用集作費况可日削其穀月

廢其糧食乎故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給焉時發中都之

廩以賑焉所以贍關中之人均天下之食而古今不易之

制也然則用舍利害可明徵矣夫齎歛糴之資省漕運之

費非無利也蓋利小而害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害輓江淮之租贍關輔之食非無害也蓋害小而利大矣故久而不勝其利大凡事之大害者不能無小利者也事之大利者不能無小害也蓋恤小害則大害不去愛小利則大利不成也古之明王所以能興利除害者非他棄小而取大耳今若恤汎舟之役忘移穀之用是知小計而不知大會也此臣所以謂若以為長久之計則不知其可也

立制度

節財用均貧富止盜賊起庶讓

前人

問天地之利有限也人之欲無窮也以有限奉無窮則必地財耗於僭奢人力屈於嗜慾故不足者為奸為盜有餘者為驕為淫今欲使食力相充財欲相稱貴賤別而禮讓作貧富均而庶耻行作為何方可至於此

對

對臣聞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欲能以三者與天下共者仁也聖也仁聖之本在乎制度而已夫制度者先王之所以下均地財中立人極上法天道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長之以風雨成之以寒燠聖人之牧萬人也活之以衣食濟之以器用若風雨淫寒燠甚則反傷乎物之生焉若衣食奢器用費則反傷乎人之生焉故天作四時八節所以時寒燠節風雨不使之過差為沴也聖人制五等十倫所以倫一作制衣食等器用不使之踰越為害也此所謂法天而立極者也然則地之生財者有常力人之用財者有常數

若羨於上則耗於下也有餘於此則不足於彼也是以地力人財皆待制度而均也尊卑貴賤皆待制度而別也大凡爵祿之外其田宅棟宇車馬僕御器服飲食之制暨乎賓姻祠葬之度自上而下皆有數焉若不節之以數用之以一作有倫則必地力屈於僭奢人財消於嗜慾而貧困凍餒奸邪盜賊盡生於此矣聖王知其然故天下奢則示之以儉天下儉則示之以禮俾乎貧賤區別貧富適宜上下無羨耗之差財力無消屈之弊而富安溫飽庶耻禮讓盡生於此矣然則制度者出於君而加於臣行於人而化於天下也是以君人者莫不唯慾是防唯度是守守之不固則外物攻之故居處不守其度則峻宇崇臺攻之飲食不

守其度則殊滋異味攻之衣服不守其度則奇文詭製攻之視聽不守其度則奸聲艷色攻之喜怒不守其度則僭賞淫刑攻之翫好不守其度則妨行之貨蕩心之器攻之獻納不守其度則讒諂之言聚歛之計攻之道術不守其度則不死之方無生之法攻之夫然則安得不內固其守甚於城池焉外防其攻甚於寇賊焉將在乎寢食起居必思其度思而不已則其下化之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之謂也集作矣

議井田阡陌息游惰止兼并實版齒

前人

自三代之牧人也立井田之制別都鄙之名其為名制可得而知乎其為功利可得而聞乎

又問自秦壞井田漢修阡陌兼并大啓游惰實繁雖歷代
因循誠恐弊深而害甚如一朝改作或慮失業而擾人既
廢之甚難又復之非便斟酌其道何者得中

對

對臣聞王者之貴生於人焉王者之富生於地焉故不知
地之數則生業無從而定財征無從而平也不知人之數
則夫力無從而計軍役無從而均也不均不平則地雖廣
人雖多徒有貴之名而無富之實是以先王度土田之廣
狹畫爲夫井量人戶之衆寡分爲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
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人力一作衆心足以安家野無
餘田以啓專利邑無餘室以容遊人逃刑避役者往無所

之業遷居者來無所處於是生業相固食力相濟其出
財征也不待征書而已平矣其起軍役也不待料人而已
均矣然後天子可以稱萬乘之貴四海之富也洎三代之

後厥制崩壞故井田廢則游惰之路啓阡陌作則兼并之

門開至使貧弱集作苦者無容足立錐之居富強者專籠山

絡野之利故自秦漢迄於聖朝因循未遷積習成弊然臣
以爲井田者廢之已久復之稍難未可盡行且宜漸制何
以言之昔商鞅開秦之利也蕩然廢之故千載之間豪奪
者得其計王莽革漢之弊也卒然復之故一時之間農商
者失其業斯則不可久廢不可速成之明驗也故臣請斟
酌時宜參詳古制大抵人稀土曠者且循集作其阡陌戶

繁鄉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夫家漸有數夫然則丘田井邑一作井邑之地衆寡相維比閭族黨之居有亡相保相維則兼并者何所取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產豐足賦役平均市利歸於農生業著於土地集作地者矣

議邊塞事

問東胡逆命北海爲墟朝廷徇脩復之功邊境之折衝之寄遼水東西城池不復丸山左右職貢猶迷其使三聖遺黎九州故地飄然零落可不痛哉今欲示以威惠申誘約東選衆之舉未睹于今出群之畧何必是古指明其要無太簡焉

對

馮萬石

對古之王者仁覆萬類不以中外爲隔而以兼濟爲心固能出門同人遠近感應含生受氣靡不從助焉蠢彼林胡阻分遼漢挺而走險代構其患昔我大唐之創業也東舉日域北暨幽陵不毛之類僉率貢職頃邊吏不謹憊我王度夷戎恬亂遂荒塞垣致乃屢劉朔遼騷驚河冀天地悔禍人亦有心懷我舊章自相魚肉遊寬待命爲日久矣光天纂曜景號昭升萬靈與能兩儀交際蠢彼醜裔何獨匪人但未諭堯心自疑其譴累息跼蹐猶昧占風且舜自側微舞干而有苗即叙湯亦小惠褰羅而異方懷柔今若一選王人以備行李諭茲天造慰彼遺黎則兼程驟步不日

而至北極夷障無限於幽荒東絕扶桑盡同於封內何止
兵不血刃野無勞師復遼水之城池循丸山之琛賚而已
若乃選衆舉能之術五材三畧之奇亦鏘鏘廟堂濟濟朝
序人誰不職一作儀知臣在君何待庸言而後行是羲皇之
代戰爭不興文景之時韓彭勿用雖欲自效亦無所施謹
對

禦戎狄

徵歷代之策 陳當今之宜

白居易

問戎狄之患久矣備禦之畧多矣故王恢呈征討之謀賈
生立表餌之術婁敬興和親之計晁錯建農戰之策然則
古今異道利害殊宜將欲採之孰為可者

又問今國家北虜款誠南夷請命所未化者其唯西戎乎

討之則疲困師徒舍之則侵軼邊鄙許和親則啓貪而厚

賈要

則作約

盟誓則飾詐而不誠今欲遏彼虜劉化其桀勁

來遠人於朔漠復舊土於河湟上策遠謀備陳本末

此下十五篇並於白居易集備制科十五門中摘取其問答居易擬作

對

對臣聞狄者一氣所生不可翦而滅也五方異族不可臣
而蓄也故為侵患之暴久矣而備禦之畧亦多矣考其要
者大較有四焉若乃選將課兵長驅深入之謀自王恢始
建以三表誘以五餌之術自賈誼始厚以賂遺結以和親
之計自婁敬始徙人實邊勸農教戰之策自晁錯始然則
由王恢之謀則殫財耗力疲竭生人禍結兵連功不償費

故漢武悔焉而下哀痛之詔也用賈誼之術則羞胡耳目

心腹雖誘而荒矣而華夏之財力風教亦隨而弊矣故漢

文知其不可而不行也用婁敬之計則啓寵納侮厚費偷

安雖侵掠之患漸集作暫寧而和好之約屢背故漢氏四代

為匈奴所欺也用晁錯之策則邊人有安土之惠未免攻

戰之勞匈奴無得志之虞亦絕歸心之望故漢文病之有

廣武漢匈奴贊文帝聚天下精兵於廣武集作式非之役也是以討之以兵不若

誘之以餌誘之以餌不若和之以親和之以親不若備之

有素斯皆前代已驗之事可覆而覩也以今參古棄短取

長亦可擇而用焉然臣終以為近筭淺圖非帝王久遠安

邊之上策也何者臣觀前代若政成德盛國富人安則雖

六月有北伐之師不足憂也若政缺國貧德衰人困則雖

一時無南牧之馬不足慶也何則國富則師壯師壯則令

嚴人安則心固心固則思理如此久久一作矣則天子之守

不獨在於諸侯將在於四夷一作夷狄矣則暫雖有事何足憂

焉若國貧則師弱師弱則人困人困則心離心離則思亂

如此久久一作矣則天子之憂不獨在於邊陲或在於蕭牆

矣則暫雖無事何足慶焉蓋古之王者慶在本而不在末

憂在此而不在彼也今國家柔中懷外說近來遠北虜嚮

風南蠻賓貢所未化者其為一作余幾何伏願陛下畜之如

犬羊視之如蜂蠆不以士馬強而財力盛恃之而務戰爭

其度劉去而勿追來而勿縱而已然後畧四子之小術弘三王之大猷以政成德盛為圖以人安師壯為計故德盛而化則服服則懷柔師壯而動則威威必震讐夫然後可以不糜財用不頓師徒不盟誓而外成不和親而內附如此則四海之內五年之間要荒未服之戎必匍匐而至河隴已侵之地庶從容以歸上策遠謀不出於此矣

議守險 德與險 兼用

問易曰王公一作侯設險以守其國記曰在德不在險然用

之則乖在德之訓棄之則違守國之誠二議相反其指何從

又問以山河為寶者萬夫不能當也以道德為藩者四夷為之守也何則苗恃洞庭負險而亡漢都天府用險而昌其固何也今欲鑒昌亡審用舍復何如哉

對

對臣聞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秦得百二以吞天下齊得十二而霸諸侯蓋恃險之論興於此矣史記曰在德不在險傳曰九州之險是不一姓蓋棄險之議生於此矣臣以為險之為用用舍有時恃既失之棄亦未為得也何者夫險之為利大矣為害亦大矣故天地閉否守之則為利天地交泰用之則為害蓋天地有常險而聖人無常用也然則以道德為藩以仁義為屏以忠信為甲冑以禮樂為干櫓者教之險政之守也以城池為固以金革為備以

山河爲襟帶以丘陵爲咽喉者地之險人之守也王者之興也必兼而用之昔漢高帝除害興利以安天下自謂德不及於周而賢於秦故去洛之易即秦之險建都創業垂四百年是能兼而用之也桀紂三苗之徒負大河憑太行保洞庭而不脩德政坐取覆滅者是專恃其險也管子恃其僻陋不修城郭喪其三都者是怠棄其險也由斯觀之山河之阻溝壟之固可用而不可恃也智以險昌愚以險亡昌亡之間惟陛下集有能字鑒之

問備邊

併置帥將

對臣伏見方今備邊之計未得其宜何則京西之兵其數頗衆城堡甚備器械甚精以之遏侵掠禁奪攘則可矣

戎大至長驅而來臣恐將卒雖多無能抗者今所以軫陛下慮者豈非此乎其所以然者蓋由鎮壘太多主將太衆故也夫鎮多則兵散兵散則威不相合而力不相濟矣將衆則心異心異則勝不相讓而敗不相救矣卒然有事誰肯當之今若合之爲五將總之以一師將合則戮力師一則同心仍使均握其兵分守其界明察其罪必行賞罰然後擡便宜一作利便之地扼要害之衝以逸待勞以寡制衆則雖黠虜無能爲也臣又以爲自古及今有不能守塞之兵而無不可守之塞有不能備戎之將而無不可備之戎故曰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其宜也五寸之關能制其開闔得其要也伏惟陛下握戎之要操塞之關則西陲之憂

可少息矣

議兵

用舍逆順與亡

問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二者古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廢而不用且涉去兵之罪資以定功又垂耀德之美去就之理何者得中

又問兵不妄動師必有名議之者頗辨否臧用之者多迷本末故有戎而業成王霸一戰而禍及危亡興滅之數何由逆順之要安在

對

前人

對臣聞天下雖興好戰必亡天下雖安亡戰必危不好不

忘天下之王也祭公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老子曰兵者不

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斯則不好之明訓也傳曰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又周走天下偃武脩文猶立司馬之官六軍之衆以時教戰斯又不忘之明訓也然則君天下者不可去兵也不可黷武也在乎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逆

順之要大畧有三而兵之名隨焉夫與利除害應天順人不為名師義然後動謂之義兵相時觀釁取亂侮亡不為禍先敵至而應謂之應兵恃力宜驕作威逞欲輕人性命

貪人曰上謂之貪兵兵貪者亡兵應者強兵義者王王者之兵無敵於天下也故有征無戰焉強者之兵先弱敵而後戰也故百戰百勝焉亡者之兵先自敗而後戰也故勝

與不勝同歸於亡焉歷代君臣惑於本末聞王者之無敵

文苑英華 卷第五百一
則思耀武是獲一兔而欲守株也見亡者之自敗則弭兵
是困一噎而欲去食也魯不知無敵者根於義自敗者本
於貪而欲歸咎於兵責功於武不其惑歟興廢之由逆順
之要昭然可見惟陛下擇之

問選將帥之方

對臣聞君明則將賢將賢則兵勝故有不能理兵之將而
無不可勝之兵有不能選將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將是以
君功見於選將將功見於理兵者也然選將之術在重因
人之耳聽之因人之目視之因人之好惡而取之舍之故
明王之選將帥也訪於衆詢於人若十人愛之十人之將
也百人愛之百人之將也千人悅之必千人之將也萬人
伏之必萬人之將也臣以爲賢愚之際優劣之間以此而
求十得八九矣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

第二十六

求賢

求賢三道

高潔之士二道

請以族類求賢一道

尊賢一道

請行賞罰以勸舉賢一道

文學

議文章一道

採詩一道

救學者之失一道

黜子書一道

書史百家三道

射御

射御二道

求賢

問選賢舉能秀造參用今之所薦誠為得人未聞含聲待
扣乃有不耕而獲十室忠信理亦難誣若遂踐於清朝仗
何材而一作於濟物又二老歸周見稱何德八元佐一作仕舜
見述何功滋泉以何術見稱莘邑以何辭作相雲臺畫象
述其先麟閣稱名標其道

對

對昔者聖人之立極也選衆舉能列官分職以通天地之
德以類亭毒之功臣哉隣哉時用遠矣主上重光續曜紹
開中興拜輔軒於受命之初希俊賢於御極之日茲乃義
軒之志堯禹之心勤求道要文闕所望於清光哉故鄧林有

必至之才崑山無藏價之寶可不謂然乎走一作臣以妄庸

藝無兼採繆從卑列應此嘉薦誠非鈍朽所能塞充然天

休一作光震動虛求秀逸揚於王庭亦儷俛矣顧當參明試

獻嘉猷竭謏聞敷大體言用身退以酌萬一豈所謂不耕

而獲邀名幸時而已哉今見屬有司恭承下問懋陳常務

自謂無竒若得飭躬召見對揚天休下學上達舒憤竭情

則亦引諭陰陽較明時政之要感激狂直甄擢授受之宜

效其滄泆以增海岳耳若遂踐清朝濟時成務其道甚大

惟變所適俾聞後命則藏器而動顧以更僕亦何盡言曲

學鯁生居今志古若乃忠為令德功實佐時披卷懷人恨

為異代雖慙非博物敢不揚言則夫西伯善養夷齊以讓

文苑英華 卷一百一十五
國歸老帝舜舉能元凱以通才授職維師尚父韶鈐乃適
道之功相時阿衡昇任爲獻君之術雲臺紀績吳鄧懿其
元勲麟閣圖功衛霍流其茂實謹對

求賢

見四百八十二卷題作
賢良方正第二道策

吳師道

同前

問棘津登輔不因階於尺木莘郊作相豈憑資於累遷蓋
道有攸存時無可廢爰暨澆訛必脩一作循班序先容乃器
因地拔萃共相沿襲遂成標準今聖上務切懸旌心搖啓
繇一作施雖衣冠華胤已喬遷於周列而衡泌幽人罕逢集
於魏昇豈英靈不孕於山澤將物理自係於古今無蔽爾
辭切陳其致

對

上官儀

對鳳德方亨必資英輔龍光未聘實俟明君旣藏器以須
時亦虛襟而待物莫不理符靈應道一作冥通類霜降而鍾
鳴同雲蒸而礎潤秘策赴之如投水神心應之若轉規用
能感會一時抑揚千古是以沉鱗暫躍遂游泳於天漢墜
羽纒遷乃騰驤於日陸弘心體之妙昔播舟水之嘉謨義
列丹青德融金壁迨乎時鍾季叔化漸澆訛拔萃之惠罕
流因地之階愈篤使西都金一作陳子奕葉稱榮東國表生
八公爲貴廷尉之明窮識理十載無知黃門之妙極摘文
八遷寧進徒使干星秀氣永翳窮塵照廡竒光長湮幽石
自可循風市馬襲軌 龍三 不齟七年無廢一作衰東帛

指丘園而畢陳翹翹車乘望林泉而載轄則材標海若霧
集丹墀德表星精雲飛紫闕豈直高尚之士遙集於台司
衡泌之儔喬遷於異職謹對

高潔之士

門惟堯則天全穎陽之節惟禹奠川遂滄州之美然則高
潔之士出於盛明庶恥之賓不生澆季自皇唐受命驅駕
前古貞道不聞風軌莫繼豈端操之範獨秘於往辰將奔
競之徒頓騁於茲日緬懷長往有情深衷貯聽離一作賢
諸以祛心疚

對

對則天分命箕山多長往之賓濬畝劬勞滄州有肥遁之

客是以北荒孤竹其

一作隱

草澤而輕周南岳紫芝之翫林泉

而耻漢此蓋為匹夫小節未達汾陽之旨獨行幽姿寧動
少微之宿豈若大風在夢非熊入兆下箕尾而稱師委旄
頭而作傳自大君有命遠頓天絃盡岩穴之英竒揔濠梁
之邁軸脫荷裳而襲朱紱解薜蘿而緝青綬五尺童子羞
稱荷篠三事大夫耻觀瓢飲將使鄭君谷口擅不言之謔
曹相府門多清淨之化方知聖人在上真隱不獲全其高
淳風所偃幽真不能固其節麤一作麤得性麟鳳所以呈
姿山林不天風雲以之通氣物既稟和而適變土亦感類
而相從調飪自可怡神烹鮮足堪養性猶謂寒泉獨善未
臻授手之仁薪樵兼濟有助興王之道謹對

同前

田備 總目作田恪

對聖人出震博訪芻蕘大帝登庸詢謀師相是以周稱尚
 父呂望擢自磻溪殷曰得賢傳說求諸版築莫不舟梁羽
 翻暴實鹽梅表區寓之明明成朝廷之濟濟自隆周泊乎
 幽厲朝政在於諸侯炎漢至于哀平威權任乎卿相貂蟬
 耀彩雄俊遍五侯之門劔履三光賓客滿四豪之第吹竽
 彈劔犬吠鷄鳴用才各任所能取士不求其備弓旌之命
 非道德之門蒲帛之徵乖有道之室方今前疑後丞龍翰
 鳳翼左輔右弼岳氣星精加以徵逸璞於岩廊索遺珠於
 窮海丘園之下羔鴈成行閭巷之中軒輶相次玄纁之禮
 既備巢父長謝山林珪璧之問不空夷齊豈食薇蕨

請以族類求賢

問自古以來君者無不思求其賢賢者罔不思效其用君
 賢兩不相遇其故何哉今欲求之辨之集無此二字其術安在

此下七篇並於白居易集備制科
 七十五門中所言問答皆居易作

對

對臣聞人君者無不思求其賢人臣者無不思効其用然
 而君求賢而不得臣効用而無由者豈不以貴賤相懸朝
 野相隔堂遠於千里門深於九重雖臣有悽悽之誠何由
 上達雖君有孜孜之念無因下知上下茫然兩不相遇如
 此則豈惟賢者不用矧又用者不賢所以從古已來亂多
 而理少者實此之由也臣以為求賢有術辨賢有方術者

各審其族類使之推薦而已矣近取諸喻其猶線與矢乎
線因針而入矢待弦而發雖有線矢苟無針弦求自致焉
不可得也夫必以族類者蓋賢愚有貫善惡有倫若以類
求必以類至此亦猶水流温火就燥自然之理也何則人
以德義立身者必交於德義不交於險僻以正直克己者
必朋集作於正直不朋於頹邪以貪冒為意者必比於貪
冒不比於貞蕪以悖慢肆心者狎於悖慢不狎於恭謹何
者事相害而不相習集作性相戾而不相從此乃天地常
倫人物常理必然之勢也則賢與不肖以此知之伏惟陛
下欲求而致之也則恩因針待弦之勢欲辨而別之也則
察流濕就燥之徒得其勢必彙征而自來審其徒則集作

群分而自見求之於集作術辨之於集作方於是乎在集作
此矣

尊賢厚禮以
致大賢也

問國家歲貢俊逸集作日求賢良何則所得者率尋常之
才所來者非師友之佐豈時無大賢乎將求之不得其道
乎

對

對臣聞政禮之先先於行道行道之本本於得賢得賢之
由由乎審禮若禮之厚薄定於此則賢之優劣應於彼有
集作黜位而朝西面而事則師之才至矣先之以身下之
故以色則友之才至矣展皮幣之禮盡揖讓之儀則大臣之

不至矣南面而坐使者先焉則左右之才至矣凭几據床以令召焉則厮役之才至矣是以得師者帝得友者王得大臣者霸得左右者弱得厮役者亂然則求師而得友求友而得臣者有矣未有求臣而得友求友而得師者也是故圖帝而成王圖王而成霸者有矣未有圖霸而成王圖王而成帝者也夫以夷吾之賢為不可召之臣桓公所以霸齊也孔明之才為非屈致之士劉氏所以圖蜀也夫欲霸一國圖一方猶審其禮行其道焉况於聞帝王之業垂無疆之休苟無尊賢之風師友之佐則安能弘其理恢其化乎國家有天下二百年政無不施德無不備唯尊賢之禮未與三代同風陛下誠能行之則盡善盡美之事畢矣

請行賞罰以勸舉賢

問頃者累下詔旨令舉所知獻其狀莫匪賢能授以官罕聞政績將人不易知耶將容易其所舉耶

對

前人

對臣伏見頃者德宗皇帝頒下詔旨令舉所知自是內外百寮歲有聞薦有司各詳其狀咸命以官語其數誠得多士之名考其才或非盡善之實何則得賢由舉擇慎審慎審由賞罰必行自十年以來未聞有司以得所舉賞一人以失所舉罪一人則內外之薦恐未專精出處之賢或有遺集作濫斯所以合陛下尚有未得賢之嘆也伏唯申命所舉深詔有司量其短長之才授以小大之職然後明察

臧否精考課最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
自然上下精詳遠近懲勸謹關梁以相保責輪轅以相承
集作俾夫草靡風行達於天下則天下之耳盡為陛下聽
天下之目盡為陛下視明其規則舉不失德廣其聽則野
無遺賢而後官得其才事得其序如此則陛下但凝神端
拱而天下理矣

議文章 碑碣 詞賦

問國家撫天下以文明獎多士以文學二百餘載文章炳
集作焉然則述作之間久而生弊書事者罕聞於直筆褒
美者多覩其虛詞今欲去偽抑淫芟蕪剗穢黜華於枝葉
反實於根原引而求之其義 集作安在

對

對臣謹按易曰觀乎人文以化天下記曰文王以文理則
文之用大矣哉自三代以還斯文不振故天以將喪之弊
授我國家國家以文德應天以文教牧人以文行選賢以
文學取士二百餘載煥乎文章故士無賢不肖率意於文
矣然臣聞大成不能無小弊大美不能無小疵是以凡今
秉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詞賦
訟讚誅碑碣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焉 集作有愧詞者焉 集作
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惑當世若傳於後則混真偽而
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之理化成之教也其古之為
文者上以備王教繫國風下以存警誡通諷諭故懲勸善

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
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不覈實則勸懲之義缺矣美刺
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臣
又聞稂莠稗秕生於穀及害於穀者也淫詞麗藻生於文
及傷於文者也故耘者耘稂莠稗秕所以養穀也王者刪
淫詞麗藻所以養文也伏唯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
旨俾詞賦合警誠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誅有虛
美愧詞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為文者必當尚實
抑淫者誠宜去偽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則何慮乎文章
不與三代同風哉集作同
風歟

採詩以補察
時政

前人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為政順為
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焉集作
安得遍聞天下之言乎一人
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
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大夫以為何如

對

對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已之過所以立理本道一作
遵化
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
刺之興日採於下歲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自戒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
嘆發於吟咏而形於歌詩矣故聞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
海也聞禾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聞北風之言則知威

虛及人也聞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聞廣袖高髻之
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誰其穫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
役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
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
酌焉政之廢者脩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
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
髮之善者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者上必聞也則上之
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
內外胥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升平自開闢以來未之
聞也老子曰不出戶知天下斯之謂歟

救學者之失 禮樂詩書

前人

問學者政之根理之本國家設庠序以崇儒術張禮樂而
厚國風師資肅以尊嚴文物煥其明備何則學詩書者拘
於文而不通其旨習禮樂者滯於數而不達其情故安上
之禮未行化人之學將落今欲使工祝知先王之道生徒
究聖賢之心詩書不失於愚誣禮樂無聞於盈減積之為
言行播之為風化何為何作得至於斯

對

對臣聞化人動衆學為先焉安上尊君禮為本焉故古之
王者未有不先於學本於禮而能建國君人經天緯地者
也國家刪定六經之義裁成五禮之文為學者之先知生
人之大惠也故命太常以典禮樂立太學以教詩書將欲

以集作四術並舉而行之萬人相從而化之集無然臣觀

太學生徒讀集作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

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與孝之義

不彰失其情則同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棄本而從末棄

精而得粗至使陛下語學有將落之憂顧禮有未行之嘆

者此由官失其業師非其人故但有脩習之名而無訓道

之實也伏望審官集作師之能否辨教學之是非講詩者

以六義風賦為宗不專於鳥獸草木之名也讀書者以五

代典謨為旨不專於章句詁訓之文也習禮者以上下長

幼為節不專於俎豆之數楊襲之容也學樂者以忠和孝

友為德不專於節奏之變綴兆之度也夫然則詩書無愚

謹之失禮樂無盈減之差積而行立者乃升之於朝廷青

而事成者乃用之於宗廟是故溫柔敦厚之教䟽通知遠

之訓暢於中而和於外矣莊敬威嚴之貌易直子諒之心

行於上而流於下矣則觀之者莫不承順聞之者莫不率

從管乎人情出乎理道欲人不化上不安其可得乎

問黜子書

對

對臣聞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大義乖則

小說興微言絕則異端起於是乎岐分派別而百氏之書

作焉然則六家之異同馬遷論之備矣九流之得失班固

序之詳矣是非取舍較然可知今陛下將欲抑諸子之殊

途遵聖人之要道則莫若弘四術之正義崇九經之格言
故正義著明則六家之異見不除而自退矣格言具舉則
九流之偏說不禁而自隱矣夫如是則六家九流尚為之
隱退况百氏之殊文詭製得不藏匿而消蕩乎斯所謂排
小說而扶大義斥異端而闡微言辨惑嚮方化人成俗之
畧也伏惟陛下必行之

書史百家

問卦分江使莊子仲龜為清江使河伯之所圖演天文文籍於是濫觴書
契以之抽緒皇墳帝典述紀言以聯鑣五傳六經紵禮樂
而齊驚斯並懸諸日月煥乎文章至如諸子相騰小說奔
競有慚胥王之化無異雜鉛之寶請用於火恐招傳奕之
譏將翦其風復爽芟夷之義上塗交戰一為解環百兩之
篇孰關其善七分之術孰著其能誰求天下之書誰决塚
中之錄識二簡者何子觀四轍者何人京兆耆舊之篇起
於何代陳留神仙之傳創自何人誰先孝子之圖誰首逸
人之記倘無談於雕棘將有薦於拔茅

對

許南容

對夫皇王範物經籍訓人澆浮之說漸列文質之規斯變
故九流異軫一作軼百氏齊鑣枝分葉布千門萬戶雖復言
有踳駁理或叢殘時招胥玉之譏乍起雜鉛之議妨工惑
善招惡左傳昭德今作招惡疑塞遠比夫群岳參差各有蔽虧之勢
衆川浩蕩俱資潤澤之功且夫三代之道未能無弊六經

之教尚皆有失其於子史何獨尤之若以失而便廢則書禮之法可捨短而從長去泰而除惡咸用於火竊未為得各言其志亦何傷乎乃好尚不同撰述各異並流鉛槧咸著蓬山京房惟善於七分張霸心明於百兩荀勗决塚中之錄陳農求天下之書識二簡者廣微東哲字也觀四轍者周穆京兆耆舊光武創其篇陳留神仙阮蒼述其事梁雄作逸人之傳一作劉向修孝子之圖斯並賢者傳之不朽謹對

同前

李令琛

對日月經天星辰助其明耀江河紀地畎澮資其廣深俱麗於乾綱同歸於坤一作輶况六經既出百子並驚萬卷

五車七畧四部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雖非全璧之珍亦是連珠之寶當有求書之官遠探禹穴近開汲塚之文具修蠹簡或陰陽不謬朱紫自分仲任叢殘之譏並非通論稚川翡翠之喻實得大方豈重以芟夷加之翦截敢申直筆以塞異端則有百兩之篇張霸所善七分之術京房獨精陳農訪天下之書荀勗决塚中之策識二簡者東哲觀四轍者穆王京兆耆舊之篇創於光武陳留神仙之傳起自阮蒼劉向修孝子之圖梁鴻首逸人之記謹對

同前

對自龍馬出河爰分八卦靈龜薦洛乃見九疇文字以興典謨斯起即有姬公秀出制禮樂以匡問宣父挺生刪詩

書而及魯莫不憲章文武祖述唐虞開兆庶之心靈啓群

主之耳目泊乎尼山落構梁木興歌大義云亡諸子爰作

漫起於是墨承諸廟孟繫司徒八字一作承文子開教於

五神范蠡逞能於千樹孫武絢其韻畧家叟混其鵬蜩葛

洪述內外之篇劉安論黃白之秘楊託思於全性鄒銳想

於談天商君既擅於刑書尹文亦諒於名實呂常博識載

摘懸市之文鬼谷多才爰初飛籀之作自茲以後其流甚

繁雖云有異於微言亦可觀於小道或激揚仁義或囊括

政刑或富國成家或懲惡勸善進既資於助國退亦取於

理身實翰墨之泉源信文章之隆藪故馬遷修史列之九

流班固叙書著之七畧今欲議其刪削語以芟夷便是絕

學者之多聞爽國家之廣畧學雖不敏未敢從命謹對

射御

問五曹演妙六轡騰英吹竽延奇貫葉騁術眷茲兼藝理

國曰資取要適時何者為急然則旁觀往籍逖聽前規六

藝之道同歸十哲之流必習何則書數之事獨列於學官

而射御之利不分於師氏今欲鳴鷹逐水落鴈穿楊並列

膠庠可乎不可至若魏臺漢帳誰擅其能三正一侯孰當

其禮軒轅訪道驟其乘者何人夏禹奠山究其理者奚是

近從曹馬遠逮羲軒所創之功並宜別白

對

對觀天察地必籍於四時奠主安人莫先於六藝若乃九

官筭法六藝數也秘法六範轡也六奇功懸針垂露六藝書也之能落

鴈啼猿六藝射也之妙未言四術咸濟於時譬以五行理難廢

一至於出入軍國之謀道達陰陽之氣取要適時射御為

急者先王建國正位辨方順文武以分官仰星辰而布教

使僕者知其五御射者掌其六耦各班師氏咸有司存此

則垂範將來為國要道何必附輿執轡同歸鴈序之庭七

禮五犯射也並列鴻都之學事資仍舊無或改焉爾其中將

之署魏臺梁鵠之題漢帳聲傳千載能按兩朝三正實諸

侯之儀一侯乃大夫之禮軒轅訪道昌寓驂其乘夏后奠

山豎亥窮其理紛綸前史逖聽可尋竊以遠覽羲軒近觀

曹馬心計不過於其首善御孰若於王良史籀飛毫鍾繇

騁翰后羿持箭李廣張弦所創之人所工之事畧陳一二

固難悉備謹對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

判一

乾象律曆門二十二道

習星曆判六道

家僮視天判五道

私習天文判一道

馮相會天判一道

以管聽鳳判一道

為律娶妻判三道

上生下生判一道

曆生失度判三道

典同度管判二道

習星曆判

得甲稱人有習星曆屬會吉凶有司効以為妖疑疑作云

天文志所載不伏

對

南正司天北辰列象昭回可議坐徵雲漢之詩曆數難推
自合史官之序當今銅渾設範五衡齊政四疇各業庶績
其疑舉而推之雖頗會於終吉子不語惟竟貽咎於爲妖
彼何人斯獨探幽說然古人垂教良史屬詞重黎掌日得
唐堯之躔次甘公言星明漢家之曆象遐覽前志事有職
司攻乎異端誰任其罰請寘霜典無取星占

同前

郭休賢

天道非遠人情難測俯察仰觀知來藏往顧惟所習頗曰
常途取則四時識乘蛇之度數明諸六曆辨迴蟻之循環
習洛閔之平生得陵渠之志事既知休咎同入精微攻乎
異端自貽伊慙必若門傳良冶亦觀過而知仁如其職異
其可

同前

常恒

玄象垂文星辰作範休咎之徵斯在吉凶之跡可明秘以
人倫得之邦國旣河長而山久亦自古而迄今尚有不遵
典刑默習推步眷茲所學幸遇休明慕劉氏之高蹤仰張
衡之舊業旣而秋槎將泛知河漢之明梭太白初高識將
軍之出戰雖灾祥之屢犯在徵應之可憑若彛典以斯違
亦公途而難舍有司情惟糾慝志切繩違告爲妖訛事恐
乖於五聽科其犯禁誠有叶於三章

同前

薛重暉

藝術多端陰陽不測吉凶潛運倚伏難明預曉灾祥子產
稱博通之首逆窮否泰禪竈為廣學之宗是知羽駕奔星
初平言七日之會乘槎上漢嚴君定八月之期習學之規
枝無妨於紀曆屢會之禮法禁言於吉凶英華作會之禮法禁妄言於吉
凶非有司嫉惡居心繩愆軫慮恐或彛憲効以為妖冀必靜
於金科庶不刑於玉律眷言執旨雖欵載於天文審事語
情實恐迷於至理即定刑罰恐失平反庶誥有司方期後
斷

同前

褚廷詢

和氏命官疇人繼職裁度一作成歷數辨正陰陽雖日月星
辰無幽不燭而吉凶性命象在其中所以班固題篇編而

作志馬遷著史取以成書安可私議災祥公違典憲仰秦
儀而雖隔瞻漢綱而斯存豈得日用不知都勞帝力天文
妄習仍委國刑宜峻典彛以申平反

同前

徐楚望

大君一作唐有位北辰列象庶官分職南正司天和玉燭而
調四時制銅儀而稽六合是則官脩其業物有其方彼何
人斯而言曆數假使道高王朔學富唐都徒取銜於人間
故無聞於代掌多識前載方期為已役成稱一作則賤寧是
潤身眷彼司存行聞糾慝語其察變應春石氏之經會以
吉凶合引班生之志誠其偏習宜肅正刑

家僮視天判

甲於庭中作小樓令家僮更直於上視天乙告違法甲云
專心候業不伏

對

劉庭琦

士惟各業法貴師古苟睽厥道蓋速其尤甲也黔人頗遊
玄藝門庭之中駕小樓而對月星象之下縱微管以窺天
懸究昭回遠探雲物傳諸子弟頗覲前脩授以家僮未詳
其可雖有詞於候業亦難免於刑典更資研問方寬糾緝

同前

蘇綰

聖人作乎萬物惟又百僚分事命南正而司天五緯連衡
遵北辰而列象莫不上稽天道下授人時率由舊章克備
常典辨躔次之無忒識運行之有度南躔日至爰有望於

靈臺東陸春歸方可觀於太室必若官非代掌業異家藏

復王朔

漢有王朔望氣
英華作朝非

之精才有唐都之秘術不在其位

理宜勗於閑邪有犯於時辭豈逃於語怪惟彼甲也能微
訟乎僮則無良異疇人之子弟乙惟嫉惡復呂氏之刑書
庭際遐瞻寧用圭而測景樓中仰視徒以管而窺天攻乎
異端既殊冰操在乎正本請寘霜科

同前

薛驥

仰觀俯察通幽洞微明分野之災祥知廢興之休咎故漢
皇應錄瑞日揚光宋景推誠妖星退舍所以標之甲令著
自前經苟非主司習者多罪甲官非馮氏名在平人詩書
為席上之珍無聞教子圖緯豈門庭之事輒訓家僮公然

有違法在無赦難專候業定欲窺天措之罪刑應湏捨地
乙告非法既叶公途請寘條章無容詞訴

同前

崔翹

易不云乎仰觀時變詩有之矣上列昭回國家蓋轉銅渾
灰飛玉律曙光侵而鼓應暝色下而鍾鳴月穆穆而增波
煙藜藜而不散苟非其局必寘刑名甲命家僮心謀窺管
至如長雲氣色京房有隱士之占德星夜聚太史有賢人
之奏儻泛言古事自合張裕之流如私習天文請寘呂刑
之訓必也業傳弓冶名隸保章寧失不經豈濫無罪待窮
由緒方正糾條

同前

負傲

聖人體道雖旁行而不流君子爲儒亦博覽而多識甲誠
不敏嘗窺秘文傳妙術於青猿得精符於翠鳳管公明之
好事不窅毋踰於夜分劉子政之多能觀星或至於明發
固當率由古道仰止先賢既非日御之官當晦風占之跡
况門庭之內賓友相趨遂乃別構青樓廻披丹檻當牖異
紅粧之女寓宿乃蒼頭之僕董舒災異主人猶且致尤雕
語怪神秦帝尚令下獄既私庭竊候罪已一作良多公憲
正詞刑其無捨但以考陳生之國志嘗有其人徵葛公之
蜀科未聞斯罪古今異政夫何足疑待更細推方從公議

私習天文判

定州申望都縣馮文私習天文殆至妙絕被隣人告言追

文至云移習有實欲得供奉州司將科其罪文兄遂投匭
請追第試勅付太史試訖甚為精妙未審若為處分

對

崔瓘

精心寧寂綿思洞幽既訊水之如符亦言天而若印昔聞
其事今覩斯人馮文儒術圓冠識均方士耻蒼蠅之迷夜
重鳴鷄之唱晨一作曉由是微神穿石流觀刺井探九玄之
微妙察五緯之綱維眷彼傾河言不乖於暝雨循茲險澗
罪已掛於秋霜隣人嫉深始求資於魏闕友于情切方辨
過於堯年由是皇旨鑒微刑不阿附一作重既令付法須裁
典憲按其所犯合處深刑但以學擅專精志希供奉事頗
越於常道律當遵於異議即宜執奏伏聽上裁

馮相會天判

甲為馮相氏掌十二歲以會天位闕於冬夏致日所司科
之不伏

對

惟甲馮相稱氏陰陽具司登臺窺天庶無乖於經紀觀景
致日方不越於躔次自可式旌典法克審璇衡或禳災於
未彰亦表瑞於先覺而乃曠我后之要列効義和之廢時
愛陽南臨既睽於宿偶川令宿離不貸註離讀如儷偶之
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
天文者與宿偶當審畏暑北至又闕於瞻度儻冬夏失度
候伺不得過差也

分至乖道則六氣不節五行混施爾職不恭天位斯紊所
司科處誠謂合宜徒事薄言終資按法

以管聽鳳判

乙以管聽雌雄之鳳而不合將罪之云中國無竅均者

對

遠奚珣

鳳凰于飛聲中律呂雌雄是聽道在伶倫通乎忽微探彼

幽順瞻言乙也忝跡於倫一作斯豈術數之未精飾詞之而

有訢且軒轅已降歲序茲深推律者寧止於一家探竹者

無聞於絕塞遐求嶰谷近捨金門苟最聲高懸同此設京

房識遠有愧其能既多一作謝知音宜從寘罪

為律娶妻判

甲善筭為律娶妻生子人告其妖不伏

對

周之翰

甲道窮靈府藝盡數原探鄒衍之幽谷摠洛閔之妙術洞

律呂相生之道尚陰陽更配之理推計必究其精微變育

乃均乎造化言其孕子如逢蘭夢之徵語以好仇似叶揚

子之慶且智殫風律尚有革於京生况妙極玄穹豈無知

於鄧道稽之自古尚不為妖察之於今如何結罪告者無

理咸從配之

同前

張鼎

理歷明時創自軒丘之帝寅餞納日制彼丹陵之主散在

國典鬱乎疇人甲以妙察五均工言三統雄管雌管候六

間而靡差上生下生稽五行而得象乾坤並位律固聞於

娶妻陰陽易一作定方呂實號於生子豈曰三星之會何驚

十月之祥顧不謀於白圭寧豈信於緹幕如黃之口雖欲
加人匪石之心安能引咎疑則合闕妖則謂何

同前

武同德

物生有象象而後數洎夫化原孰得其始惟此甲也筭莫
善焉乃窮日者之言累盡唐生之術不測謂神推陰陽之
度數曠能變谷知律呂之短長想彼娶妻寧因匪斧之克
興言生子備見弄璋之慶與物相召誰其忍諸人告為妖
一何誣也

上生下生判

律生筭失上生下生之數或告之辭云管皆合度

對

張秀

元聖立極俾人作乂博謀廣通以訪異能理曆明時用言
氣候律生何者忝乎在職考銅渾而正氣吹玉管以飛灰
變冷含一作暄當盡互物之妙娶妻生子庶探成器之功
何得傲擾厥繇候張失數儻虧官紀必殄孟陬安可敬授
人時是亦焉知天道求惟至理多昧彞途且官不易方士
資守業唐都秘術莫繼菁華趙達能名空嗟已矣既乖七
始之則須正九章之科

曆生失度判

曆生失秒忽之度

對

李昂

鳳皇司曆象疑謀託筭象生有數感而遂通邈探渾元是

知玄妙眇觀雲物必在精微情至紛擾則他想交亂形質
濁穢則寄鑒不明焉可以見天地之心窮鬼神之狀幽變
未測孰辯端倪相彼曆生迹叅日御臺觀是忝泉蒙未豁
唐都不作糟粕誰傳趙達何追菁華莫繼失秒忽之度曷
以敬授人時若歸竒於拐履端於始則毫釐不爽忝累無
愆如或未精法將焉捨

同前

瞻乎曆生跡編太史按黃鍾之妙筭王管非工察緹幕之
微灰銅儀罕究今者三元奧術尚懵履端之明六律幽源
未達歸餘之數失之忝忽糾以簡字誠積龜之見毀豈書
馬而致誤不堪敬授將亂甲乙頗異太初之差宜正義和

之罪

同前

王冷然

律呂之本今古攸尚周行殷曆孔子於是興嗟漢襲秦正
劉歆以之條奏莫不考於經傳稽之氣象惟彼曆生稱明
筭法理湏一作辨銅壺曉唱則聽鷄鳴玉斗夜迴方看蟻轉
何得輕於秒忽失以毫釐裨竈多言豈知天道義和廢職
幾亂人時遂令太史罷占疇人廢業陸佐公之漏刻莫見
新成張平子之渾儀但聞虛設既失推賞之典何迓冥棘
之刑

典同度管判

典同度管失候不應史稱忝細徒少其人

對

范鳴鶴

道幹始根陽圓成象同律審候紀物書雲各守其官倫創
 厥事考同律於巡禮光閣虞書資省律於張生方尋漢志
 恭惟所典實曰司存職此之由滇聞不怠影度從候物精
 昭芒既未曉於談天徒効誠於窺管遂使牛車轉水顛倒
 烟灰之色鷄知色黃混淆氣火之象損三生一紛紜無憑
 居陰布陽舛錯奚甚史也胥品誠迷厥官縱欲陳力就列
 未知不能者止忝細厥粒徒寡其人先無告辭後有推過
 此而獲宥何以用刑

同前

帶非月登科記
作自

火正分司疇人命職欽若天象敬授人時忝累無愆寸管
 測陰陽之數葭灰期應閉戶窺天地之心所以申命有司
 節宣丕序未遂御於乾道近獲戾於叛官辰迴鴈天不奪
 於房次月躔龍宿莫命於勤農二分或錯於春秋九土有
 虧於啓閉不脩厥職循飾彼辭且列在群司匪無常典徒
 有成數忝有常刑忝細當合簡孚徒少豈宜緘口防微於
 始胡不謀先敗而後言無乃太晚愆我星度宜暴刑章待
 憑高下之班方定重輕之罪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三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

判二

歲時門十九道

元日奏事上殿不脫劔履判四道

懸政象法判三道

元日大斟酌酒判三道

立春設土牛判二道

競渡賭錢判一道

伏日出何典憲判三道

九日登高墜脚判二道

冬日不獻狼判一道

元日奏事上殿不脫劔履判

解貢

土惟三分爵有五等懋勳庸而賜祿加道德以授封故鄭伯號公旌於周日鄩侯曲逆表乎漢代咸以胥寧帝道宣翼王室上殿而劔履不脫立朝而贊拜不名貴之與尊榮

然明矣景也一朝上壽百辟齊列敷奏昌言對揚休命遠
叶蕭何之軌復同子孟之躅若三台是職雅符周典如一
命纔登瀆遵漢律

同前

蕭昕

夷夏一體正朔同班車服旌旗光分五第聲明文物照臨
百官國家庶績其凝四聰咸達九重清問每降於絲綸萬
人自奏方聞於後逆景以位階丹得奏青蒲竹帛未書
既非子孟之錫劍履不脫瀆實良夫之刑且道在守官物
惟藏禮夫子相衛必在於正名謝恩守邸無聞於假器既
紊彝典洎實嚴科

同前

崔寓

一人鑿拱百官象物典禮不易威儀孔昭屬三朝會同萬
國咸造列辟勿褻天威不違彼景何斯伏奏茲日若良夫
之傲禮且不釋劍異尚書之寵光徒聞曳履尊於朝聘雖
古代之有文失於敬守乃今日之無情一作愧必也位崇蕭
霍榮極縉紳民唐具爾瞻備周官之九命馬錫蕃庶類康
侯之三接不可議罪終然允臧

同前

楊陵

履端於始且正班爵之儀明試以言是陳敷奏之議觀其
所會萬國來同相彼多士百寮咸列朝有著定失位有愆
國明彛倫千進斯罰景以策名聖代忝跡周行初伏奏於
青蒲遂來陞於丹陛舍車闕下升坐其幕帶劍君前旋棄

常禮儻王有錫命同蕭何之寵章人多大功類霍光之舊制既不多於紀律固難措於典刑罪疑於人宜竭兩端之問劾須當理方議片言之折

懸政象法判

甲元日懸政象之法於闕下金吾不許云職在佐天子以平邦國萬人觀之浹日而歛

對

姚齊梧

獻歲布德群物俱新懸法施令衆官畢舉是遵往躅無昧彛憲惟甲位當司馬職在平人載舉舊章不忘所守恪言新歲爰帥其徒因天地之始和擇官司之令典懸之象魏表一人之有法狗以木鐸俾萬方之知禁將使國風所逮不冒海隅王化所流率先京邑斯乃行古之道得今之宜進不侵官退非越禮奚金吾之妄糾在古典而斯昧無亦禁衛是恤而於職司致尤夏官既掌刑鄙未嘗學矣周禮盡在吾子何所問焉

同前

衛浦

百辟咸乂六卿分職各帥其屬欽乃攸司既立司馬之名亦稱祈父之任相維彼甲是掌邦政率由舊典匪曰曠官將選賢以興功或制軍而轄禁以忠王國實代天工九代藏疑作藏陳且觀其坐作三陽告始克施于赦令將懸象魏猶秉于周禮不忘舊章載書於魯策既浹日而歛率何法乖且謀之用臧孰云勿許能守爾職夏官未失於先庚不

及而言中尉固慙於後動

同前

李峯

六官分職百辟為憲式訓古典率由舊章惟甲蓋臣克崇
邦政行司馬之法平理萬人懸象魏之書糾綏四國必在
肇脩人紀董正戎行審鏡錫之聲教疏數之度一作節以為
諸侯入覲列土一作上朝宗序班爵之賢以觀周禮行蒐狩
之令來覩漢儀布夏官之典常當正月之元吉斯乃敬其
所事無曠庶官儻宜父以遊寧有喟然之嘆而子牟不遠
必懷多戀之心玉律惟明予將有問金吾所見子匪良圖

大斛酌酒判

元日會序賓光祿以大斛酌醴祈黃耇比部以無令式句

徵訴稱以引以翼古之道也

對

沈東美

比年三年殷見時見大會正殿小會東堂典禮序以鬯珪
建官司其鍾鎮瞻言光祿式遵古典且爾公酬匪無彝倫
功沾之巧周禮酒正注酒有米麴之先資於麴蘖水泉既
香必潔於湛饎周禮酒正注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挹彼注
茲酌以大斛我客矣正嘉賓式宴呦呦鹿鳴酒正斯舉振
振驚舞兕觥其觶俾爾戩穀求錫難老式夷式已以引以
翼方得古人之禮寧虧聖主之私即署雖欲深文卿寺豈
宜其罪

同前

王昌齡

設罇養老序賓惟賢將必發乎直言先用被一作用手孝
 德徵元會之燕射展古義于君臣金奏洋洋合明神於九
 變青氣靄靄布慶雲於一色則當嘉賓矣止彛倫孔彰群
 儒就經之日天子遵師之禮袒割以俾其冕旒乞言以成
 其福祿昔之所廢今之所崇瞻彼有司未詳光祿嗟引翼
 之攸情何令式之無稽徒欲致譏誠堪聳詰

同前

劉澗

元正告朔品物惟慶萬國朝宗九賓式序尊儒尚齒以申
 其宴慰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威儀秩秩弁一作舞僇僇
 等申公之置醴同齊侯之拜爵大酏以將其厚意加籩以
 寵其元老既醉既飽以引以翼引大雅之謙私致一作太

平一作王非之樂事光祿乃遵古道未蹈深愆比部則格以金

科言從勾納法其畫一理在徵收刑責惟輕不宜加罪

立春設土牛

得宜春縣門外各隨方色造牛耕人州司科不應為訴云

春前二日

對

許景休

玄陰方窮青律肇起霜歸寒鴈露洗春木是以星駕方廻
 知四時之代謝歲陰更始識五行以為法甲以名忝令長
 頒政邑人固合酌規前經考禮中典將以助養生物叶贊
 歲時然而涸陰沍寒王者以磔鷄送節達陽遵禮主司以
 土牛迎氣所為雖合於典時方色頗乖於禮經訴以立春

之前雖有近於月令若以隨方之色誠可寘於秋官州科
典刑竊以爲當甲將妄訴罪實難逃

同前

鄭老萊

惟彼璇衡分乎四序調茲玉管載啓三春寰中祈空土之
功海內佇農祥之應甲職司銅墨道洽絃歌務切耕耘情
深勸勉消乎立春之日望氣之辰爲土牛於縣門設耕人
於一作畝畝隨方所造雖取法於陰陽候節而爲固無虧
於令式今者四門併造數次施功便於春月之中預設秋
冬之事攘災或可在法難通州司科以不應縣局乃爲申
訴春在兩日雖事分踈齊復三廟何如道理即科其罪恐
涉深文輒此商量寧斯拆中請從寬典佇叶通規

競渡賭錢判

揚州深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管絃時
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
先後遂拆舟人臂

對

康建之

日一作觀遙臨旁分震澤雷阪迴瞰近屆邦溝郊連五達

之莊地近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序屬良辰躔係
令節江干可望俱遊白馬之濤邑屋相趨并載飛龍之舳
泛長波而急檣有類乘毛湧脩浪而鳴舷更同浮葉蕭吟
柳吹疑傳塞北之聲棹引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王文問閻
賤品蓬華庸流名教非閑喪儀多闕三年居廬無聞毀瘠

之哀五月佳遊且預歌絃之樂重以心存清勝志在雄豪
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鳧之貫先後由其不等忿爭於是
遂興無思李老之言俄折楊公之臂然則君喪聽樂已紊
科條在服傷人一何凶險論情撫事深穢皇猷定罪明刑
理資丹筆

伏日出何典憲判

廣漢等四郡俗並不以庚日爲伏或問其故云地氣溫暑
草木早生異於中土常自擇伏日旣乖恒經出何典憲

對

邵潤之

斗建於戌知立冬之景星火勝於金故至庚而氣伏微曆
息之故事固稟陰陽按方志之所宜或殊寒暑者廣漢四郡

蜀門九折通濯錦之流入青衣之微徒以溫暑異於中夏
畜馭同於夷狄許令自擇伏日所以遂其土風當今齊七
政之明垂四方之則百蠻由其奉朔九譯於是同文况茲
巴蜀之人素陶齊魯之教自當變而至道率乃舊儀苟亂
人時奚同文軌風俗通之小說未足憲章中和樂之雅音
領崇舞詠請下四郡俾依三伏

同前

趙如璧

天平四序有寒暑之殊地列九州著華夷之別風土旣其
不等節候於是莫同廣漢夷敵境連巴俗岷隅杳轉雲峯
與霞岫爭輝江溜橫分綿沔共沙湍迤映候乖中壤萊茂
三秋氣離炎州草長二月至若時鍾季夏節一重陽金方

始萌大德不競非無典司之主必告伏匿之辰當復取捨
因循何得輒為改革國家明堂布政象法已行豈使均雨
之鄉翻聞易日之義雖殊風俗之典恐非得時之宜勒依
恒式謂符通理

同前

崔翹

廣漢之郡寔惟沃壤江波濯錦斜分白馬之津山嶂吐雲
近對黃牛之峽皇明撫運文軌大同自北徂南東被西漸
徒以窪一作窪盈異等風候殊宜草木偏早於陽春金火不
取於今日炎蒸郁毓未見行車毒霧氛氲唯看墜馬論其
恒式遠帝者之金科語以憲章符漢王之故事是非之理
其在茲乎

九日登高墜脚判

楊甲九月九日登高墜脚致跛乙告為不孝科不應為

對

馮敬徵

無射良秋重陽嘉節登高有興坐迫桓景下堂傷足多侔
子春雖異全歸何妨憂色寧損為孝之道而斷不應之條
告之者未達其幽趣科之者固知其失道棄而不問幸無
濫焉

同前

馮真素

楊甲溺志妙賞開襟季月探幽仙術既播美於銷災曠彼
禮經復傳芳於作賦黃房辟惡挿鬢徒存菊花泛罇傷足
旋及下堂之懼空負子春之懷登階與言方貽婦人之笑

窮其孝道雖則致於毀傷校彼行章豈有涉於情故乙誠妄告甲乃無辜輒賜片言能符至理

冬不獻狼判

得景為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對

白居易

鮮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禽獸罔其當路可求曾不思於躡尾充庖為用遂有關於去賜既愆冬獻之期難償秋官之責爰載詳地產須重抵核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熱在面欺而無捨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四

判三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五

歲時雨雪儼門十九道

冬至越人駕象入庭判一道

亞歲上罇闕酒判一道

臘嘉平神位判一道

天雨壞墻判一道

復陶以行判一道

春不修鑑判二道

藏冰不固判三道

西陸朝覲判七道

驅儼判二道

冬至越人駕象入庭判

冬至朝越人駕象入庭不載黃門鼓吹法司科罪越人訴云依太康中儀不伏

對

大荒無限一作根天下如截柔遠能邇老安少懷惟彼越人

沐茲造化一作洪造境遙銅柱聞伏波而斲擊聲暨珠崖非尉

佗而能制屬星躔北陸日屆南長天子登靈臺觀雲物命

群臣以成列執五瑞而知禮牛羊勿踐駕象奚趨來賓冊

禁之庭不載黃門之樂今朝高會笑塗山而未倫法奉虞

章鄙蠻風而詎設棘司以多聞闕殆直寘先繩越人以古

有典刑曾何敢侮且中古以降五運相乘太康之時九儀

亦備具物云在時人屬遷湏崇改更之文無致因循之禮

亞歲上罇闕酒判

亞歲遇群吏於庭將賜以樽酒所司闕供

對

王運充

主上大明臨下有赫國章式序天秩孔昭亞歲崇時見之

儀群吏脩會同之禮倬玉階之仗左右薰風頒金彝之酒

東西湛露庭實千品問皮馬以分行朝會九賓錯華蟲而

雜燕羽觴無筭玄澤初流兕觥其觶皇歡以接賜上罇之

旨酒帝命空霑承大聖之鴻恩天厨不給眷言此咎罪莫

重焉所司罷供寔違常典既罹深罰邦有常刑

臘嘉平神位判

先嘉平之夕索室不設存神之位有司告其師訴云小黃

之過仰依禮處分

對

趙永虬

歲律仲冬寒生季朔尊符而臨清祀因蜡而祭嘉平承八

政之勞農暢四人之休息既而日沉西障月下南軒夜復清而多閑神將蕭而是享主不存位祭則無依幽靈無地玄酒何設如在之誠事既驗於闕行所禮之尤理合從於寘罪乃典職之有失事未一作骨可容類龜玉之將毀人何逃責有司推詰理一作妙合其宜訴非可憑庶歸常典

天雨壞墻判

乙富家天雨壞墻其子曰不築且有盜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失其家知其子而疑隣人之父告之隣人引其子不伏

對

雲蒸晝暝天雨滂降當此激射或類園一作環堵乙者何也

而貨殖焉既得陶公之術有同宋人之富雖家惟四壁而堂累千金當戒爾不虞宜納善人之訓何故為誨盜不從幹父之情入門各媚信自負於知言翻或為讐欲見疑於忠告引之為證事則可憑訟之無稽法亦難設謂宜按記庶叶簡孚

復陶以行判

甲託秦復陶以行人告其不軌訴稱嚴霰使然非是妄作

對

康子季

日車南至星斗北迴徂歲既一作將窮重陰感發寒生大漠雪下平蕪海曲於是先行山陰由其興往惟備乃無患必籍重裘而彰厥有常須遵法服甲榮微簪組候屬嚴疑節

愧高臺寧懷一作華平君之操尊非楚國輕襲靈王之儀罪
當抵於嚴霜一作秋詞徒稱於積霰向若楚制是用庸敢避
於濡身今乃秦陶謬加因難追於匪服既負不衷之刺宜
投僭上之科

春不脩鑑判

丁掌頌不頌于命士春不修鑑而輒秋刷

對

庫狄履温

開國承家建官分職品彙斯布卑高已陳故禮設六官必
在所掌士分九命且均其職眷彼凌人頗忝班位惟茲命
士賓疑厠周行雖和平在時終無天昏之理而炎涼失節
或生疾疫之事備預之道寧失國經頒賜之儀豈乖常禮
且深溪寂寂方委積於大冬虛室寥寥遂收藏於小吏春
風已解不聞脩飾之功秋露未圓方事刷清之業當其時
而不作已表非勤應合給而缺供尤彰失守不應之罰從
此自貶慢令之科宜以為始

同前

廉粲

宗周布政漢家舊法藏冰於陸自古有之頒冰於朝方今
靡替荷那厥職乃丁是掌西攀咸鎬寄甘泉之北宮東邑
鞏洛入茫山之陰洞履霜如堅和翠微而一色積雪偕瀾
岌稜層而流寒當忝司存合閑主守苟違命士得無常刑
若惟陳迹良亦異聞且太歲換韶盛德在木上從天子下
際群公大給千官備霽累命青焚片片光研一作妍金鏡之

空鉸背峨峨姿凜玉壺之態蓋將以蕩清暑辟炎毒水精
簾內飛燕嬌歌而對山虎武 一作 鬼盤中暑 一作 暑亦吟而
陶酒時或稽緩人必其憂况士不頌冰闕也春不修鑑怠
也秋仍輒刷非也三者備矣夫何言哉眷言伊丁請用常
典

藏冰不固判

所司藏冰不固訴云採冰戶家不依尺樣

對

崔希逸

寒暑迤邐四時有凝陰之節宗廟致敬五禮標陳薦之儀
徵萬古而莫遷雖百玉而不易泊乎歲伏玄陸日短星昂
天寒地閉風淒雨霖一作 積水成冰與銀床而等潔沍陰

鑿井映玉甃以生光既有峨峨之姿須備坤坤之禮苟
六尺之樣遂闕三冬之備祭供有罷職司其憂向若尺樣
頓乖納時不應緘默自緣蓋藏不謹今日方事推詢玉毀
積中是誰之過掌人自合當罪採戶未可論辜

同前

裴幼卿

習坎居卑履霜為漸始衆流而就濕終積溜而成冰於是
歲約星廻時遵月令啓凌陰之室享司寒之神山人縣人
四字一 即分官而有典北陸西陸一無此 將候日以無差
作南至

乃採沍寒必於窮谷豈可未終見現遽此晞暘望朝覲而
未開與隆冬一作 而共盡主司先標尺樣輸納當有程期
豈三令之莫申何一言之匪効既乖守職詎可逃刑

同前

裴寬

正德厚生九功惟序備物致用十翼斯崇均諸五行廢一不可况氣移西候日躔北陸深山窮谷涸陰沍寒孤絕聽而無疑鴈爰飛而向暖風驚千里草木落而云黃冰結三河波濶凝而不動眷言主者則有司存理宜採彼幽詩循芳魯策獻羔無闕賓祭有宜何得慢令致期以速官謗氣已昭於發洩罪將犯於刑書雖嫁禍於戶家固難免於科罪

西陸朝覲判

西陸朝覲闕月繹之御史劾之非其時不合禮

對

鄧承緒

獻歲發春列宿分曜人其不惑序惟莫愆乙也司存式瞻天道令乎窮谷以將納冰物其惟新時漸於廟日在北陸其藏也以周星見東方其出之也以徧克諧冬夏之氣不悖陰陽之宜彼彤繹而不脩何祭祀之為禮御史之舉嗟執簡而不為有司之儀蓋通而被利刑惟不濫其可加諸

同前

潘文環

將祭司寒必從朝覲自上下下湏亦有宜惟彼乙兮是稱主者獻羔而啓自仰天王之豐愆陽不與果叶藏冰之道且祭之明日曰繹彤既區分於禮經亦隨時而用捨有何乖制而致繩愆請寬執憲之刑庶免不辜之罪

同前

孫益

凌人納室獻羔開水取時寒而腹堅用覲朝而首出在於
賓祭則有彛倫况彤繹之禮既施水土之品必設屋年或
存乎顛若藏冰更闕於陳焉乙忝主司實為失守無恒之
迹且類於南人有常之儀宜在於西陸未能引過猶謂非
時於禮何觀在形不忘

同前

劉肱

氣改東風日在西陸魚稱祭獺人用獻羔乙為水司預聞
政事朝之祿位尚合班行祭之彤繹俄聞悔吝誠應鑑室
初啓以享司寒何得羽籥載闡仍虧如在既蘋藻而有闕
仰哀敬而難逃青龍御辰二月行及駘馬問罪三尺須加
自得噬臍那應騰口

同前

吳蒙一作吳蒙
目作吳蒙

冰以風壯縣人初傳寒乘春消王命是出蹇夫彼能業其
官豈炎涼之下愆調乎四氣將潢汙之同薦利于百神滌
意爰卜於吉蠲闕容乃稱於彤繹曾是獲麟之史西覲靡
逾孰謂冠豸之雄南臺妄糾若五經之訓奉以守彼乃或
繁一作擊無成曷為知禮

同前

張巡

薦必及時政無墜禮雨雹可禦凄風不流惟乙凌陰是司
將頒肉之列愛候伐冰之家將當夜頌有朝覲無戒且不
通於西陸蓋取異於東隣既憐申豐將除苦雨之變翻慙
高子不爭靈星之詩御史職在乘驄誠為直指有司義乖

祭籩猶曰非時徒欲事於煩言得無同於矯舉罪之則可
訴亦難從

同前

冰以禦炭祭而后用東風初至啓陰室以被除西陸既躔
命凌人而歲事朝覲而出必有事於司寒彤繹之儀固可
徵於舊典眷言一職實忝司存進而不知類義和之廢職
退而隳禮與由豐之善射疑作對獻羔斯闕湏真嚴科神豸
觸邪豈其所過

驅儻判

月晦所司闕堂贈之禮

對

率以大儻是驅群厲斯逐夏官之所掌在東堂而成法飾
其金目視方隅而皆知拒乎用首綵章而必備有司奉職
無競惟人既尸百隸之位當順四時之節值此日月初晦
星辰已周欽奉國儀必闕堂贈湏因周以成法將始逐茲
赤疫罔彼清冷上以破除惡夢下以司執遣鬼宣尼之禮
更立阼階張衡作賦是清京室此時廢執孰以逃刑撫狀
誠合科繩執文或當推問何者所稱晦日乍涉陽春儻作
玄律在時不可朱裳有事理茲伏念然正嚴科必當建日
之宸請真先庚之罰

同前

顏朝隱

冥物自繫幽其罕除因憑神之道戒夫厲之災所以職在

夏官事殷玄月煥其金目分若侷童是知作背之儀用符
堂贈之禮况夫成時方代序推奠砌而已殘物有札瘥在
桃符而何闕載紊舊典合寘彛條

文苑英華卷第五百五

